

庫文有萬

種一千集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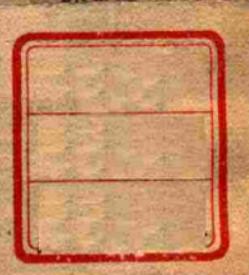
編主五雲王

歐陽永叔集

(五十)

歐陽修修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陽永叔集

(五十)

歐陽修修著

國學基本叢書

近體樂府

卷一

樂語 長短句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

東方老人

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一字溜穿石而曾究初終，一有
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
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
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感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西方老人

但某秦川故老，華岳幽人。詢仙掌之遺蹤，咸知始末。戀蓮峯之絕頂，不記歲時。漱流玉乳之泉，枕石雲陽
之洞。逍遙物外，笑傲林間。奉王母之蟠桃，嘗延漢帝。指老聃之仙李，永佑唐基。掌中五色之丸，世上千年。

之壽欣逢聖代來至塵寰當洪河澄九曲之時是甲觀誕一人之日祥麟遊於泰畤天馬來於大宛景星見而朱草生瑞露降而赤鳥集旣遇無爲之化宜歌有道之君是以駕青牛而度函關指丹鳳而趨魏闕唯願慶源流遠齊河海以無窮睿算縣長等乾坤而不老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華岳峯頭萬葉蓮開花今古世相傳願皇長似蓮峯久結實盤根不記年

中央老人

但某棲心嵩極振迹伊川年高而可等松椿氣粹而嘗殮芝朮洞裏之煙霞不老壺中之日月偏長當聖主之盛時居天心之奧壤但見璿璣運而寒暑正土圭測而陰陽和冠帶被於百蠻玉帛來於萬國龍在沼而鱗在藪河出圖而洛出書民躋壽域之中俗樂春臺之上今則堯眉誕秀舜目開祥遠離王屋之間來入帝畿之內仰瞻天表莫非嶽降之神上祝皇圖豈止山呼之歲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嵩高維嶽鎮中天王氣盤基降壽仙惟願吾皇等嵩嶽三靈齊祝一作壽萬斯年

南方老人

但某託迹炎洲游神衡嶽非海濱之野叟迺星極之老人當火德爲治之朝是離明繼照之日里社鳴而聖人出泰階正而王道平百蠻向風重譯來貢屢覩豐年之上瑞故知百姓之懽心鼓腹而歌治世之音安以樂曲肱而枕化國之日舒以長斯可謂唐虞之民又豈止成康之俗今則流虹誕聖遼電開祥來趨

北闕之前。上祝南山之永。雲翔霧集。旣羅仙籍之班。地久天長。以禱皇家之祚。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南極星中一老人。南山爲壽祝吾君。願君永奏南薰曲。當使淳音萬國聞。

北方老人

但某修真北嶽。常傾葵藿之心。混俗幽都。不避草茅之迹。潛神自得。味道爲娛。易水歌風。曾識荆軻於往歲。燕山勒石。親逢寶憲於當年。仙家之景物。常春人世之光陰。易老華表之鶴。未久還來。蓮葉之龜。於時屢見。但處積陰之境。每輸就日之誠。望干呂之青雲。慶流虹於華渚。當萬域來王之際。是千齡誕聖之初。是以歷沙漠而朝宗。叩天闕而祝頌。惟願慶基不朽。永齊金石之堅。寶祚無疆。更等山河之固。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北嶽神仙九轉丹持來。北闕獻君前。願將北極齊君壽。萬國陶陶共戴天。

會老堂致語

熙寧壬子趙康靖公自南京訪公於穎時呂正獻公爲守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里。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俊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卻尋雞黍之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爲東道之主人。遂令穎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爲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西湖念語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臥興。遇酒便留於道士。況西湖之勝概。擅東潁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於已有。其得已多。因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採桑子

一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處隨。沙禽掠岸飛。

二

春深雨過西湖好。百卉爭妍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蘭橈畫舸悠悠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間。水闊風高颺管絃。

三

畫船載酒西湖好。急管繁絃玉盞催傳穩泛平波任醉眠。行雲卻在行舟下。空水澄鮮俯仰留連。疑是湖中別有天。

四

羣芳過後西湖好。狼藉殘紅飛絮濛濛垂柳欄干盡日風歸來細雨中。

五

何人解賞西湖好。佳景無時飛蓋相追貪向花間醉玉卮。誰知閑凭欄干處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一點滄洲白鷺飛。

六

清明上巳西湖好。滿目繁華爭道誰家綠柳朱輪走鉢車。遊人日暮相將去。醒醉喧譁路轉堤斜直到城頭總是花。

七

荷花開後西湖好。載酒來時不用旌旗前後紅幢綠蓋隨。畫船撐入花深處。香泛金卮煙雨微微一片。

笙歌醉裏歸。

八

天容水色西湖好。雲物俱鮮。鷗鷺閑眠。應慣尋常聽管絃。
舟中便是仙。

九

殘霞夕照西湖好。花塢蘋汀。十頃波平。岸無人舟自橫。
西南月上浮雲散。軒檻涼生。蓮菱香清。水面

風來酒面醒。

十

平生爲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
當年舊主人。

十一

歸來恰似遼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

畫樓鐘動君休唱。往事無蹤。聚散忽忽。今日歡娛幾客同。
何人憶謝公。

十二

十年一別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話衰翁。但鬪樽前語笑同。
勸君滿酌君須醉。盡日從容畫鷁牽風。卽去朝天沃舜聰。

十三

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風清憂患凋零。老去光陰速可驚。
當年醉裏聲。

朝中措

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
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歸自謠

一

何處笛。深夜夢回情脈脈。竹風簷雨寒窗隔。
離人幾歲無消息。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

二

春_豔江上晚。山三四點。柳絲如剪。花如染。
香閨寂寂。門半掩。愁眉斂。泪珠滴破胭脂臉。

三

寒水碧。水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

長相思

一

蘋滿溪。柳遶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時隴月低。煙霏霏。風淒淒。重倚朱門聽馬嘶。寒鷗相對飛。

二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回。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三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別離。低頭雙泪垂。長江東。長江西。兩岸鴛鴦兩處飛。相逢知幾時。

四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玉如肌。柳如眉。愛著鵝黃金縷衣。啼粧更爲誰。

訴衷情眉意

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粧。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思往事。惜流芳。易成傷。擬歌先斂。欲笑還鑿。最斷人腸。

踏莎行

一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一作芳。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泪。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二

雨霽風光。春分天氣。千花百卉爭明媚。畫梁新燕一雙雙。玉籠鸚鵡愁孤睡。薜荔依牆。莓苔滿地。青樓幾處歌聲麗。驀然舊事上心來。無言斂皺眉山翠。

望江南

江南蝶。斜日一雙雙。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天賦與輕狂。微雨後。薄翅膩煙光。纔伴遊蜂來小院。又隨飛絮過東牆。長是爲花忙。

減字木蘭花

一

留春不住。燕老鶯慵無覓處。說似殘春。一老應無卻少人。風和月好。辦得黃金須買笑。愛惜芳時。莫待無花空折枝。

二

傷懷離抱。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意如何。細似輕絲渺似波。
扁舟岸側。楓葉荻花秋索索。細想前歡。須著人間比夢間。

三

樓臺向曉。淺月低雲。天氣好。翠幕風微。宛轉梁州入破時。
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與細汗粉重。勻酒後輕寒不著人。

四

畫堂雅宴。一抹朱絃初入遍。慢撚輕籠。玉指纖纖嫩剥葱。
撥頭惚利。怨月愁花無限意。紅粉輕盈。倚暖香檀曲未成。

五

歌檀斂袂。繞繩雕梁。塵暗起。柔潤清圓。百琲明珠一線穿。
櫻脣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雲。滿坐迷魂酒半醺。

生查子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日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泪滿春衫。

一

袖。

二

含羞整翠鬟。得意頻相顧。鴈柱十三絃。一春鶯語。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

瑞鷓鴣

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坐來雖近遠如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兩翩翩。

清商怨

關河愁思望處滿。漸素秋向晚。鴈過南雲。行人回淚眼。雙鬢衰禡悔展。夜又永。枕孤人遠。夢未成歸梅。
花聞塞管。

阮郎歸

東風臨水日衡山。春來長是閑。落花狼籍酒闌珊。笙歌醉夢間。春睡覺。晚粧殘。無人整翠鬟。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欄。

南園春早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蝴蝶飛。
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鞶韁慵困解羅衣。畫梁雙燕棲。

三

角聲吹斷隴梅枝。孤窗月影低。塞鴻無限欲驚飛。城烏休夜啼。
綠陰齊。何時聞馬嘶。尋斷夢。掩深閨。行人去路迷。門前楊柳

四

劉郎何日是來時。無心雲勝伊。行雲猶解傍山扉。郎行去不歸。
伴相思。陰陰月上時。

五

落花浮水樹臨池。年前心眼期。見來無事去還思。而今花又飛。
閉門時。此情風月知。

【朝中措】垂柳。一作垂楊柳。

【歸自謠三篇】並載馮延巳陽春錄名歸國遙。

【第三篇】夢回。夢魂來朝。明一作

【長相思第二篇】尊前集作唐。空房獨守時。一作低頭

【生查子第一篇】月到。一作月在月與燈依舊。一作燈月

【瑞鷓鴣】相看。一作勾遠如宛如。一作翩翩。一作茫然。

【阮郎歸三篇】並載陽春錄。桃源

【第一篇】臨水。一作吹水睡覺。一作睡起

【第二篇】春早。一作春半

卷二

長短句

蝶戀花一名鳳樓梧

簾幕東風寒料峭。雪裏香梅先報春來早。紅蠟枝頭雙燕小。金刀剪綵呈纖巧。旋暖金爐薰蕙藻。酒入橫波。因不禁煩惱繡被五更春睡好。羅幃不覺紗窗曉。

南鴈依稀回側陣。雪霽牆陰遍覺蘭芽嫩。中夜夢餘消酒困。鑪香卷穗燈生暈。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懼未免繁方寸。臘後花期知漸近。東風已作寒梅信。

三

臘雪初銷梅蕊綻。梅雪相和喜鵲穿花轉。睡起夕陽迷醉眼。新愁長向東風亂。瘦覺玉肌羅帶緩。紅杏梢頭二月春猶淺。望極不來芳信斷。音書縱有爭如見。

四

海鷺雙來歸畫棟。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半醉騰騰春睡重。綠鬢堆枕香雲擁。翠被雙盤金縷鳳。憶得前春有箇人人共。花裏黃鸝時一弄。日斜驚起相思夢。

五

面旋落花風蕩漾。柳重煙深雪絮飛來往。雨後輕寒猶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悵。華燈夜夜空相向。寂寞起來褰繡幌。月明正在梨花上。

六

六曲欄干假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抱錫箏移玉柱。穿簾海燕雙飛去。滿眼遊絲兼落絮。紅杏

開時一霎清明雨。濃醉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

七

遙夜亭皋閑信步。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
誰上一作在鞦韆笑裏輕輕語。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箇安排處。
桃杏依稀香暗度。

八

簾幕風輕雙語鶯。午後醒來柳絮飛撩亂。心事一春猶未見。紅英落盡青苔院。
濃雲抵死遮人面。羌管不須吹別怨。無腸更爲新聲斷。

九

庭院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黃昏無計留春住。泪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

十

永日環隄乘綵舫。煙草蕭疏恰似晴江上。水浸碧天風皺浪。菱花荇蔓隨雙槳。
鴛鴦兩兩飛相向。且把金樽傾美釀。休思往事成惆悵。

十一

紅粉佳人翻麗唱。驚起

越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鴻鵠灘頭風浪晚。霧重煙輕不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着江南岸。

十二

水浸秋天風皺浪。縹緲仙舟只似秋天上。和露採蓮愁一餉。看花卻是啼粧樣。折得蓮莖絲未放。蓮斷絲牽特地成惆悵。歸棹莫隨花蕩漾。江頭有箇人相望。

十三

梨葉初紅蟬韻歇。銀漢風高玉管聲淒切。枕簟乍涼銅漏徹。誰教社燕輕離別。草際蟲吟秋露結。宿酒醒來不記歸時節。多少衷腸猶未說。珠簾夜夜朦朧月。

十四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殘照裏。無人會得凭欄意。也擬疎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飲還無味。衣帶漸寬都不悔。況伊鎖得人憔悴。

十五

簾下清歌簾外宴。雖愛新聲不見如花面。牙板數敲珠一串。梁塵暗落琉璃盞。桐樹花深孤鳳怨。漸遏遙天不放行雲散。坐上少年聽未慣。玉山將倒腸先斷。

十六

誰道閑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
河畔青蕪堤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十七

翠苑紅芳晴滿目。綺席流鶯上下長相逐。紫陌閑隨金轆轤。馬蹄踏遍春郊綠。一覺年華春夢促。往事悠悠百種尋思足。煙雨滿樓山斷續。人閑倚遍欄干曲。

十八

小院深深門掩亞。寂寞珠簾畫閣重重下。欲近禁煙微雨罷。綠楊深處鞦韆掛。芳時眉黛無人畫。薄倖未歸春去也。杏花零落香紅謝。

十九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來時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處。

二十

欲過清明煙雨細。小檻臨窗點點殘花墜。梁燕語多驚曉睡。銀屏一半堆香被。新歲風光如舊歲。所恨

征輪漸漸程迢遞，縱有遠情難寫寄。何妨解有相思泪，

二十一

畫閣歸來春又晚，燕子雙飛柳軟桃花淺。細雨滿天風滿院，愁眉斂盡無人見。獨倚欄干心緒亂，芳草芊綿尙憶江南岸。風月無情人暗換，舊遊如夢空腸斷。

二十二

嘗愛西湖春色早，臘雪方銷已見桃開小。頃刻光陰都過了，如今綠暗紅英少。且趁餘花謀一笑，況有笙歌豔態相繚繞。老去風情應不到，憑君剩把芳樽倒。

漁家傲

一

一派潺湲流碧漲，新亭四面山相向。翠竹嶺頭明月上，迷俯仰。月輪正在泉中漾。更待高秋天氣爽，菊
花香裏開新釀。酒美賓嘉真勝賞，紅粉唱。山深分外歌聲響。

二

十月小春梅蕊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錦帳美人貪睡暖，羞起晚。玉壺一夜冰澌滿。樓上四垂簾不卷，天
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紅日短。江天雪意雲撩亂。

三興趙康
靖公

四紀才名天下重。三朝構廈爲梁棟。定冊功成身退勇辭榮寵。歸來白首笙歌擁。顧我薄才無可用。君恩近許歸田壠。今日一觴難得共。聊對捧官奴爲我高歌送。

四

暖日遲遲花裊裊。人將紅粉爭花好。花不能言惟解笑。金壺倒。花開未老人年少。車馬九門來擾擾。行人莫羨長安道。丹禁漏聲衢鼓報。催昏曉。長安城裏人先老。

五

紅粉牆頭花幾樹。落花片片和驚絮。牆外有樓花有主。尋花去。隔牆遙見秋千侶。綠索紅旗雙綵柱。行
人只得偷回顧。腸斷樓南金鎖戶。天欲暮。流鶯飛到秋千處。

六

妾本錢塘蘇小妹。芙蓉花共門相對。昨日爲逢青傘蓋。慵不採。今朝斗覺凋零瞭。愁倚畫樓無計柰。亂
紅飄過秋塘外。料得明年秋色在。香可愛。其如鏡裏花顏改。

七

花底忽聞敲兩槳。逡巡女伴來尋相。訪酒盞旋將荷葉當。蓮舟蕩時時盞裏生紅浪。花氣酒香清斷

釀花腮酒面紅相向醉倚綠陰眠一餉驚起望船頭閣在沙灘上

八

葉有清風花有露葉籠花罩鴛鴦侶白錦頂絲紅錦羽蓮女妬驚飛不許長相聚日脚沉紅天色暮青涼傘上微微雨早是水寒無宿處須回步枉教雨裏分飛去

九

荷葉田田青照水孤舟挽在花陰底昨夜蕭蕭疎雨墜愁不寐朝來又覺西風起
歎枝上香房翠蓮子與人長嘶類無好意年年苦在中心裏

十

葉重如將青玉亞花輕疑是紅綃掛顏色清新香脫洒堪長價牡丹怎得稱王者
爐風炭薰蘭麝天與多情絲一把誰嘶惹千條萬縷繁心下

十一

粉蕊丹青描不得金針線線功難敵誰傍暗香輕採摘風淅淅船頭觸散雙鵝羈
陽借出胭脂色欲落又開人共惜秋氣逼盤中已見新荷的

十二

幽鶯謾來窺品格。雙魚豈解傳消息。綠柄嫩香頻採摘。心似織。條條不斷誰牽役。珠泪暗和清露滴。羅衣染盡秋江色。對而不言情脈脈。煙水隔無人說似長相憶。

十三

楚國細腰元自瘦。文君膩臉誰描就。日夜鼓聲催箭漏。昏復晝。紅顏豈得長如舊。醉拆嫩房紅蕊嗅。天絲不斷清香透。卻傍小欄凝望久。風滿袖。西池月上人歸後。

十四七夕

喜鵲填河仙浪淺。雲輶早在星橋畔。街鼓黃昏霞尾暗。炎光斂。金鈎側倒天西面。一別經年今始見。新人正在長生殿。暗付金釵清夜半。千秋願。年年此會長相見。

十五

乞巧樓頭雲幔卷。浮花催洗嚴粧面。花上蛛絲尋得遍。顰笑淺。雙眸望月牽紅線。奕奕天河光不斷。有人正在長生殿。暗付金釵清夜半。千秋願。年年此會長相見。

十六

別恨長長歡計短。疎鐘促漏真堪怨。此會此情都未半。星初轉。鸞琴鳳樂忽忽卷。河鼓無言西北盼。香蛾有恨東南遠。脈脈橫波珠泪滿。歸心亂。離腸便逐星橋斷。

十七

九日歡遊何處好。黃花萬蕊雕欄遠。通體清香無俗調。天氣好。煙滋露結功多少。日脚清寒高下照。寶釘密綴圓斜小。落葉西園風嫋嫋。催秋老。叢邊莫厭金樽倒。

十八

青女霜前催得綻。金鉏亂散枝頭偏。落帽臺高開雅宴。芳樽滿。按花吹在流霞面。桃李三春雖可羨。鶯來蝶去芳心亂。爭似仙潭秋水岸。香不斷。年年自作茱萸伴。

十九

露裏嬌黃風擺翠。人間晚秀非無意。仙格淡粧天與麗。誰可比。女真裝束真相似。筵上佳人牽翠袂。纖纖玉手接新蕊。美酒一杯花影膩。邀客醉。紅瓊共作薰熏媚。

二十

對酒當歌勞客勸。惜花只惜年華晚。寒豔冷香秋不管。情眷眷。凭欄盡日愁無限。思抱芳期隨塞鴈。悔無深意傳雙燕。恨望一枝難寄遠。人不見。樓頭望斷相思眼。

玉樓春題上林後亭
名木蘭花令

風遲日媚煙光好。綠樹依依芳意早。年華容易卽凋零。春色只宜長恨少。
梅萼小樽前。貪愛物華新。不道物新人漸老。

二

西亭飲散清歌闋。花外遲遲宮漏發。塗金燭引紫骝嘶。柳曲西頭歸路別。
衣上結翠屏。魂夢莫相尋。禁斷六街清夜月。

三

春山斂黛低歌扇。暫解吳鈎登祖宴。畫樓鐘動已魂銷。何況馬嘶芳草岸。
腸已斷。洛城春色待君來。莫到落花飛似霰。

四

樽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五

洛陽正值芳菲節。穠豔清香相間發。游絲有意苦相縈。垂柳無端爭贈別。
山下歇。今宵誰肯遠相隨。惟有寂寥孤館月。

杏花紅處青山缺。山畔行人

六

殘春一夜狂風雨。斷送紅飛花落樹。人心花意待留春。春色無情容易去。
高樓把酒愁獨語。借問春歸何處所。暮雲空闊不知音。惟有綠楊芳草路。

七

常憶洛陽風景媚。煙暖風和添酒味。鶯啼宴席似留人。花出牆頭如有意。
斜日墜。關心只爲牡丹紅。一片春愁來夢裏。

八

池塘水綠春微暖。記得玉真初見面。從頭歌韻響錚鏦。入破舞腰紅亂旋。
紅日晚。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

九

兩翁相遇逢佳節。正值柳綿飛似雪。便須豪飲敵青春。莫對新花羞白髮。
人生聚散如弦筈。老去風情尤惜別。大家金盞倒垂蓮。一任西樓低曉月。

十

西湖南北煙波闊。風裏絲簧聲韻咽。舞餘裙帶綠雙垂。酒入香腮紅一抹。
一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

花十八 明朝車馬各西東 惆悵畫橋風與月

十一

燕鴻過後春歸去。細算浮生千萬緒。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留不住。勸君莫作獨醒人。爛醉花間應有數。

十二

蝶飛芳草花飛路。把酒已嗟春色暮。當時枝上落殘花。今日水流何處去。
吹暖絮。紅蓮綠芰亦芳菲。不柰金風兼玉露。

十三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
皆是恨。故欹單枕夢中尋。夢又不成燈又燼。

十四

紅條約束瓊肌穩。拍碎香檀催急袞。隴頭嗚咽水聲繁。葉下聞關鶯語近。
傷別恨。未知何處有知音。常爲此情留此恨。

十五

美人才子傳芳信。明月清風

檀槽碎響金絲撥。露濕潯陽江上月。不知商婦爲誰愁。一曲行人留夜發。

畫堂花月新聲別。紅蕊調長

彈未徹。暗將深意祝膠絃。唯願絃無斷絕。

十六

春葱指甲輕攏撚。五彩垂條雙袖卷。雪香濃透紫檀槽。胡語急隨紅玉腕。

當頭一曲情何限。入破錚鏗

金鳳戰。百分芳酒祝長春。再拜斂容擡粉面。

十七

金花盞面紅煙透。舞急香茵隨步皺。青春才子有新詞。紅粉佳人重勸酒。

也知自爲傷春瘦。歸騎休交

銀燭候。擬將沉醉爲清歡。無奈醒來還感舊。

十八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送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

芳菲次第還相續。不柰情多

無處足。樽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歌黛蹙。

十九 柳

黃金弄色輕於粉。濯濯春條如水嫩。爲緣力薄未禁風。不柰多嬌長似困。

腰柔乍怯人相近。眉小未知

二十

珠簾半下香銷印。二月東風催柳信。琵琶傍畔且尋思。鶯鶯前頭休借問。
添酒困。未知心在阿誰邊。滿眼泪珠言不盡。

驚鴻過後生離恨。紅日長時

二十一

沉沉庭院鶯吟弄。日暖煙和春氣重。綠楊嬌眼爲誰回。芳草深心空自動。
無處用尋思。還有舊家心。蝴蝶時時來役夢。

二十二

去時梅萼初凝粉。不覺小桃風力損。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歸期無定準。
紅袖印蜘蛛。喜鵲誤人多。似此無憑安足信。

二十三

酒美春濃花世界。得意人人千萬態。莫教辜負豔陽天。過了堆金何處買。
長恁在。閑愁一點上心來。算得東風吹不解。

二十四

湖邊柳外樓高處。望斷雲山多少路。欄干倚遍使人愁。又是天涯初日暮。

輕無管絳狂無數。水畔花飛

風裏絮算伊渾似薄情郎去便不來來便去。

二十五

南園粉蝶能無數度翠穿紅來復去倡條冶葉恣留連飄蕩輕於花上絮無定所多情翻卻似無情贏得百花無限妬。

二十六

子規

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曉露和啼血染花紅恨過千家煙樹杪驚覺了人心應不似伊心若解思歸歸合早。

二十七

東風本是開花信及至花時風更緊吹開吹謝苦忽忽春意到頭無處問猶未忍夜來風雨轉離披滿眼淒涼愁不盡。

二十八

把酒臨風千萬恨欲掃殘紅陰陰樹色籠晴晝清淡園林春過後杏腮輕粉日催紅池面綠羅風卷皺佳人向晚新粧就圓膩歌喉

珠欲溜當筵莫放酒杯遲樂事良辰難入手。

二十九

芙蓉鬪暈燕支淺。留着晚花開小宴。畫船紅日晚風清。柳色溪光晴照暖。美人爭勸梨花盞。舞困玉腰裙縷慢。莫交銀燭促歸期。已祝斜陽休更晚。

漁家傲〔續添〕

正月斗杓初轉勢。金刀剪綵功夫異。稱慶高堂歡幼稚。看柳意偏從東面春風至。十四新蟾圓尚未樓前乍看紅燈試。冰散綠池泉細細。魚欲戲。園林已是花天氣。

同前

二月春耕昌杏密。百花次第爭先出。惟有海棠梨第一。深淺拂天生紅粉眞無匹。畫棟歸來巢未失。雙
雙款語恰飛乙。留客醉花迎曉日。金盞溢卻憂風雨。飄零疾。

同前

三月清明天婉婉。晴川祓禊歸來晚。況是踏青來處遠。猶不倦秋千別閉深庭院。更值牡丹開欲遍。酴
醿壓架清香散。誰解勸增眷戀。東風回晚無情絆。

同前

四月園林春去後。深深密幄陰初茂。折得花枝猶在手。香滿袖。葉間梅子青如豆。風雨時時添氣候。成
行新筍霜筠厚。題就送春詩幾首。聊對酒。櫻桃色照銀盤溜。

同前

五月榴花妖艷烘，綠楊帶雨垂垂重。
五色新絲纏角粽，金盤送生絳畫扇盤雙鳳。
蒲酒美清尊共葉裏黃鸝時一弄，猶簪髮等閑驚破紗窗夢。
正是洛蘭時節動昌

同前

六月炎天時霎雨，行雲涌出奇峯露。
沼上嫩蓮腰束素，風兼露染王宮闕無煩暑。
簾乳燕雙飛去，碧盤敲冰傾玉處。
朝與莫故人風快涼輕度。

同前

七月新秋風露早，諸蓮尙折庭梧老。
是處瓜華時節好，金樽倒人間綵縷爭祈巧。
蟲啼晚煙如掃，箭漏初長天杳杳。
人語悄那堪，夜雨催清曉。

同前

八月秋高風歷亂，衰蘭敗芷紅蓮岸。
皓月十分光正滿，清光畔年年常願瓊筵看。

社近愁看歸去燕，江

天空闊雲容漫。宋玉當時情不淺，成幽怨。
鄉關千里危腸斷。

同前

九月霜秋秋已盡，烘林敗葉紅相映。
惟有東籬黃菊盛，遺金粉。
人家簾幕重陽近，曉日陰陰晴未定。
授

衣時節輕寒嫩。新鴈一聲風又勁。雲欲凝。鴈來應有吾鄉信。

同前此篇已載本卷。但數字不同。

十月小春梅蕊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鴛帳美人貪睡暖。梳洗嬾。玉壺一夜輕澌滿。樓上四垂簾不卷。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紅日晚。江天雪意雲撩亂。

同前

十一月新陽排壽宴。黃鍾應管添宮線。獵獵寒威雲不卷。風頭轉。時看雪霰吹人面。南至迎長知漏箭。書雲紀候冰生研。臘近探春春尚遠。閑庭院。梅花落盡千千片。

同前

十二月嚴凝天地閉。莫嫌臺榭無花卉。惟有酒能欺雪意。增豪氣。直教耳熱笙歌沸。隴上雕鞍惟【疑】數騎。獵園半合新霜裏。霜重鼓聲寒不起。千人指馬前。一鴈寒空墜。

荆公嘗對客誦永叔小闋云。五綵新絲纏角粽。金盤送。生紝畫扇盤雙鳳。曰三十年前見其全篇。今才記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惠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詞。數問人求之。不可得。嗚呼。荆公之沒二紀。余自永平幕召還過武陵。始得於州將李君誼。追恨荆公之不獲見也。誼太尉猶子也。
日金陵闋其名。年中秋。

政和丙申冬余還自京師過歙州太守濠梁許君頌之席上見許君舉荆公所記三句且云此詞才情有餘它人不能道也後十二年建炎戊申偶得此本於長樂同官方君後四年辛亥紹興二月朔自尤溪避盜宿龍龜以待二弟適無事謾錄于此吏部員外郎朱松喬年

【蝶戀花第六篇】尊前集作載陽春錄誰抱一作雙飛一作驚飛濃醉一作濃睡鶯亂語一作慵

【第七篇】尊前集作李王詞乍過一作傷春暮一作春將暮依俙一作無言誰人一作輕輕低低相思芳心

【第九篇】亦載陽春錄易安氏稱是六一詞並載柳三變樂章集第十四至十五篇

【第十六篇】亦載陽春錄拋棄一作拋擲小橋小樓

【第十九篇】亦載陽春錄一作

【漁家傲第二篇】羞起晚一作懶紅日短一作晚

【第十四篇】霞尾暗一作亂

【玉樓春第十篇】舞餘一作舞徐文海作

【第十一篇】幾多不一作

【第十八篇】此篇尊前集作馮延巳而陽春錄不載送目一作縱目還相一作不奈一作是

卷三

長短句

南歌子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僂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閑妨了繡功夫。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

御街行

天非華豔輕非霧。來夜半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何處。乳雞酒燕落星沉月。紈紈城頭鼓。參差漸辨西池樹。朱閣斜欹戶。綠苔深徑少人行。苔上屐痕無數。遺香餘粉剩衾閑枕。天把多情賦。

桃源憶故人一名虞美人影

一

梅梢弄粉香猶嫩。欲寄江南春芳一作芳。信別後寸腸縈愁一作損。說與伊爭穩。小爐獨守寒灰燼。忍泪低頭二字一作無言。畫盡眉上萬重新恨。竟日無人問。

二

鬻愁燕苦春歸去。寂寂花飄紅雨。碧草綠楊歧路。況是長亭暮。少年行客情難訴。泣對東風無語。目斷

雨三煙樹翠隔江淹浦。

臨江仙

一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欄干倚處。待得月華生。
下簾旌涼波不動簾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

二

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負曲江花。聞說閬山通閬苑。樓高不見君家孤城寒日等閑斜離愁難盡。紅樹遠連霞。

聖無憂

世路風波險。十年一別須臾。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且懽娛。好酒能消光景。春風不染鬢鬚爲公一醉花前倒紅袖莫來扶。

浪淘沙

一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攜手處。遊遍芳叢。聚散苦忽忽。此恨無窮。今年花

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二

花外倒金翹。飲散無憫。柔桑蔽日柳迷條。此地年時曾一醉。還是春朝。今日舉輕橈。帆影飄飄長亭回首短亭遙。過盡長亭人更遠。特地魂銷。

三

五嶺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天教生處遠。不近長安。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怜。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四

萬恨苦綿綿。舊約前懽。桃花溪畔柳陰間。幾度日高春睡重。繡戶深關。隔一重山水。關山高人不見。有淚無言。

五

今日北地遊。漾漾輕舟。波光瀲灩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滿酌金甌。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

定風波

把酒花前欲問他。對花何憐一作惜。醉顏醜。春到幾人能爛賞。何況無情風雨等閑多。
豔樹香叢都幾許。朝暮惜紅愁粉柰。情何好。是金船浮玉浪。相向十分深送一聲歌。

二

把酒花前欲問伊。忍嫌金盞負春時。紅豔不能旬日看。宜算須知開謝只相隨。蝶去蝶來猶解戀難見。
回頭還是度年期。莫候飲蘭花已盡。方信無人堪與補殘枝。

三

把酒花前欲問公。對花何事訴金鐘。爲問去年春甚處。虛度鶯聲撩亂一場空。今歲春來須愛惜。難得
須知花面不長紅。待得酒醒君不見。千片不隨流水卽隨風。

四

把酒花前欲問君。世間何計可留春。縱使青春留得住。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任是好花須落去。自古
紅顏能得幾時新。暗想浮生何事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樽。

五

過盡韶華一作光不可添。小樓紅日下層簷。春睡覺來情緒惡。寂寞楊花繚亂拂珠簾。早是閑愁依舊在。

無柰。那堪更被宿醒兼。把酒送春惆悵甚。長恁年年二月病厭厭。

六

對酒追歡莫負春。春光歸去可饒人。昨日紅芳今綠樹。已暮殘花飛絮兩紛紛。粉面麗姝歌窈窕。清妙樽前信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貪燕樂。自覺年來白髮滿頭新。

驀山溪

新正初破。三五銀蟾滿。纖手染香羅。剪紅蓮滿城開遍。樓臺上下。歌管咽。春風駕。香輪停寶馬。只待金烏晚。帝城今夜。羅綺誰爲伴。應卜紫姑神。問歸朝。相思望斷。天涯情緒。對酒且開顏。春宵短。春寒淺。莫待金杯暖。

浣溪沙

一

雲曳香綿彩柱高。絳旗風颺出花梢。一梭紅帶往來拋。束素美人羞不打。卻嫌裙慢褪。纖腰日斜深院影空搖。

二

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

似樽前

三

湖上朱橋響畫輪。溶溶春水浸春雲。碧琉璃滑淨無塵。
當路遊絲縈醉客。隔花啼鳥喚行人。日斜歸去奈何春。

四

集底青青杏子垂。枝頭薄薄柳綿飛。日高深院晚鶯啼。
堪恨風流成薄倖。斷無消息道歸期。托腮無語翠眉低。

五

青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着薄羅裳。柳絲搖曳燕飛忙。
乍雨乍晴花自落。閑愁閑悶畫偏長。爲誰消瘦損容光。

六

紅粉佳人白玉杯。木蘭船穩棹歌催。緣荷風裏笑聲來。
畫屏開。細雨輕煙籠草樹。斜橋曲水遶樓臺。夕陽高處

七

翠袖嬌鬟舞石州。兩行紅粉一時羞。新聲難逐管絃愁。
白髮主人年未老。清時賢相望偏優。一樽風月爲公留。

八

燈燼垂花月似霜。薄簾映月兩交光。酒醺紅粉自生香。
雙手舞餘拖翠袖。一聲歌已酬金觴。休回嬌眼斷人腸。

九

十載相逢酒一卮。故人纔見便開眉。老來遊舊更同誰。
浮世歌歡真易失。宦途離合信難期。樽前莫惜醉如泥。

御帶花

青春何處風光好。帝里偏愛元夕。萬重綃綵構一屏峯嶺。半空金碧寶檠銀釭。耀絳幕龍虎騰挪。沙堤遠。
雕輪繡轂爭走五王宅。雍容熙熙作晝。會樂府神姬海洞仙客拽香搖翠。稱執手行歌。錦街天陌月淡寒輕。漸向曉漏聲寂寂。當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歸得。

虞美人

爐香晝永龍煙白。風動金鸞額。畫屏寒掩小山川。睡容初起枕痕圓。墜花鉢。樓高不及煙霄半。望盡相

思眼豔陽剛愛挫愁人故生芳草碧連雲怨王孫。

鶴沖天

梅謝粉柳拖金香滿舊園林養花天氣半晴陰花好卻愁深
花無數愁無數花好卻愁春去戴花持酒
祝東風千萬莫忽忽

夜行船

一

憶昔西都懽縱自別後有誰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細尋思舊遊如夢今日相逢情愈重愁聞唱畫樓
鐘動白髮天涯逢此景倒金樽殢誰相送

二

滿眼東風飛絮催行色短亭春暮落花流水草連雲看看是斷腸南浦檀板未終人去去扁舟在綠楊
深處手把金樽難爲別更那聽亂鶯疎雨

洛陽春

紅紗未曉黃鸝語蕙爐銷蘭炷錦屏羅幕護春寒昨夜三更雨繡簾閑倚吹輕絮斂眉山無緒看花拭
淚向歸鴻問來處逢郎否

一叢花此篇世傳張先子野詞

傷春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愁正恁牽絲亂。更南陌飛絮濛濛。歸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
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橋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新月簾櫳。沉恨細思。不如桃李還解嫁春風。

雨中花

千古都門行路。能使離歌聲苦。送盡行人花殘春晚。又到君東去。醉藉落花吹暖絮。多少曲堤芳樹。且攜手留連。良辰美景。留作相思處。

千秋歲

數聲鶗鴂。又報芳菲歇。惜春更把殘紅折。雨輕風色暴。梅子青時節。永豐柳。無人盡日花飛雪。莫把絲絃撥。怨極絃能說。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終有千千結。夜過也。東窗未白殘燈滅。

越溪春

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閨苑繁華地。傍禁垣珠翠煙霞。紅粉牆頭鞦韆影裏。臨水人家。歸來晚。駐香車。銀箭透窗紗。有時三點兩點雨。霽朱門柳細風斜。沉麝不燒金鴨冷。籠月照梨花。

賀聖朝影

白雪梨花紅粉桃。露華高垂楊。慢舞綠絲條。草如袍。風過小池輕浪起。似江臯。千金莫惜買香醪。且陶

陶。

洞天春

鶯啼綠樹聲早。檻外殘紅未掃。露點真珠遍芳草。正簾幙清曉。鞚韁宅院悄悄。又是清明過了。燕蝶輕狂。柳絲撩亂。春心多少。

憶漢月

紅豔幾枝輕裏。新被東風開了。倚煙啼露爲誰嬌。故惹蝶憐蜂腦。多情遊賞處。留戀向綠叢千繞。酒闌歡罷不成歸。腸斷月斜春老。

清平樂

一

雨晴煙晚。綠水新池滿。雙燕飛來垂柳院。小閣畫簾高捲。黃昏獨倚朱欄。西南初月眉彎。砌下落花風起。羅衣特地春寒。

二

小庭春老。碧砌紅萱草。長憶小欄閑共遠。攜手綠叢含笑。別來音信全乖。舊期前事堪猜。門掩日斜人靜。落花愁點青苔。

應天長

一

一彎初月臨鸞鏡。雲鬟鳳釵慵不整。珠簾淨重樓迴。惆悵落花風不定。綠煙低柳徑。何處轆轤金井。昨夜更闌酒醒。春愁勝卻病。

二

石城山下桃花綻。宿雨初晴雲未散。南去棹北飛鴈。水闊山遙腸欲斷。度兼葭風晚。欲歸愁滿面。倚樓情緒懶。惆悵春心無限。燕

三

綠槐陰裏黃鶯語。深院無人日正午。繡簾垂金鳳舞。寂寞小屏香一炷。碧雲凝合處。空役夢魂來去。昨夜綠窗風雨。問君知也否。

涼州令

東堂
石榴

翠樹芳條颺。的的裙腰初染。佳人攜手弄芳菲。綠陰紅影共展雙紋簟。插花照影窺鸞鑑。只恐芳容減。不堪零落春晚。青苔雨後深紅點。一去門閑掩。重來卻尋朱檻。離離秋實弄輕霜。嬌紅脈脈似見燕脂臉。人非事往眉空斂。誰把佳期賺。芳心只願長依舊。春風更放明年豔。

南鄉子

一

翠密紅繁水國涼生未是寒雨打荷花珠不定輕翻冷濛鴛鴦錦翅斑
盡日凭欄弄蕊拈花子細看偷得裹蹄新鑄樣無端藏在紅房豔粉間

二

雨後斜陽細細風來細細香風定波平花映水休藏照出輕盈半面粧
路隔秋江蓮子深深隱翠房意在蓮心無問處難忘泪裏紅腮不記行

鵲橋仙

月波清霽煙容明淡靈漢舊期還至鵲迎橋路接天津映夾岸星榆點綴
年情味多應天意不教長恁恐把歡娛容易

芳草渡

梧桐落蓼花秋煙初冷雨纔收蕭條風物正堪愁人去後多少恨在心頭
燕鴻遠羌笛怨渺渺澄波一片山如黛月如鉤笙歌散夢魂斷倚高樓

珠簾捲暮雲愁。垂楊暗鎖青樓。煙雨濛濛如畫。輕風吹旋收。香斷錦屏新。別人閑玉簾初秋。多少舊懷
新恨。書杳杳。夢悠悠。

更漏子

風帶寒枝正好。蘭蕙無端先老。情悄悄。夢依依。離人殊未歸。褰羅幕。凭朱閣。不獨堪悲搖落。月東出。鴈
南飛。誰家夜搗衣。

摸魚兒

卷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閑立。殘粧淺向晚。水紋如縠凝遠目。恨人去寂寂鳳枕孤難
宿。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露草。兩兩長相逐。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況伊家年少。
多情未已難拘束。那堪更趁涼景。追尋甚處。垂楊曲。佳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雲屏去時祝。

少年遊

一

去年秋晚此園中。攜手翫芳叢。拈花嗅蕊。惱煙撩霧。拚醉倚西風。今年重對芳叢處。追往事。又成空敲
遍欄干。向人無語。惆悵滿枝紅。

二

肉紅圓樣淺心黃枝上巧如裝雨輕煙重無膠天氣啼破曉來粧寒輕貼體風頭冷忍拋棄向秋光不會深心爲誰惆悵回面恨斜陽

三

玉壺冰瑩獸爐灰人起繡簾開春叢一夜六花開盡不待剪刀催洛陽城闕中天起高下遍樓臺絮亂風輕拂鞍靄袖歸路似章街

行香子

舞雪歌雲閑淡粧勻藍溪水染輕裙酒香醺臉粉色生春更雅談話好情性美精神空江不斷凌波何處向越橋邊青柳朱門斷鍾殘角又送黃昏奈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

鷓鴣人

學畫宮眉細細長芙蓉出水鬪新粧只知一笑能傾國不信相看有斷腸雙黃鵠兩鴛鴦迢迢雲水恨難忘早知今日長相憶不及從初莫作雙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常也詩三百篇如俟城隅望復關摽梅實贈勺藥之類聖人未嘗刪焉陶淵明閑情一賦豈害其爲達而梁昭明以爲白玉微瑕何也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於詩爲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吟詠之餘溢爲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曾慥雅詞不盡收也今定爲三卷

且載樂語于首。其甚淺近者，前輩多謂劉焯僞作，故削之。

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己《陽春錄》，謂皆延己親筆，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近世桐汭志、新安志亦記其事。今觀延己之詞，往往自與唐花門集、尊前集相混，而柳三變詞亦雜平山集中，則此三卷或甚浮豔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傳疑可也。

郡人羅泌校正。

【浪淘沙第一篇】可惜。一作料得。

【第三篇】麥秋殘。殘一作寒。囊裏一作囊裏一從一作自從關。

【幕山溪】歌管。一作歌吹。

【浣溪沙第二篇】樓外。一作稍外。

【第五篇】初着。一作初試。

【夜行船第二篇】人去。去一作人。

【清平樂第一篇】又載陽。

【應天長三篇】春錄。並載陽。

【第一篇】彎初。一作新。

【第二篇】山遙。一作燕度。忍淚。

【第三篇】花間集作皇甫松詞。二集並作溫飛卿詞。鶯語作梅雨。日正午一作春。問君知也否。諸集並作斷續。

【芳草渡】金龜集作溫飛卿詞。鶯語作梅雨。日正午一作春。問君知也否。諸集並作斷續。

【更漏子】又載陽春錄。一作清江。杳杳。悄悄。一作雲。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絰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餓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顥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

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雋之士也。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懽然若在諸已。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敍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書。

錄目記 公子棐

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棐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爲耳目之玩哉。其爲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十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於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爲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於久遠。今

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爲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多。^{一作}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

熙寧二年二月記。

右集古錄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此公述千卷不以世代爲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此公述錄目跋尾之意也。至熙寧二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棐曰：吾跋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則吾未暇。」棐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略。自今觀之，公序明言別爲錄目，而棐乃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篇，雖是時公尙無恙，後三年方薨，然續跋纔十餘耳，不應多踰百篇，得非寫本誤以三百爲二百，或棐記在熙寧之前耶？棐又云爲十卷附跋尾之後，今錄目自爲一書，乃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棐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自周秦至於五季，皆隨年代爲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間有書撰出於一手，其歲月相邇，則類而次之，又於每卷之末備存當時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集古錄序〕經十。一作葬。一作于。所貪。一作好。予固。一作
重十。葬於歸于。所貪。所好。予固。一作
好。予固。一作

集古錄跋尾

卷一

古敦銘毛伯敦、龔伯彝、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一作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尙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後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有伯問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敍言自周穆王以來叙已刻石始得斯一作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盩厔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爲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如左右真蹟

毛伯敦銘

孝子正旦吉王十周初向方王
名于向毛天日內門大東門司祝鄭
王乎內出北命印王曰鄭答芳王歸
命印止印鄭印王印祝合命印歸食了
命印印內炎市同鄭黃齋用事鄭科
復印首鄭對傳人子休命鄭用止印鄭皇
孝鄭日傳印鄭首鄭用事鄭傳之鄭無疆
之鄭無疆用食

【釋文】

佳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於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一字未詳。五邑祝。今余佳亂商。乃命錫女赤芾同冕齊黃。繻旛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饗伯尊敦。鄭其饗嘉。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薛尚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

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廷佑祝邢王呼內史冊命邢王曰邢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瞻京乃命錫汝赤芾彤冕齊黃鑾旂用事邢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角用作朕皇考肅伯尊敷
邢其眉壽萬年無疆

龜伯鑄銘

武王且益八。父公或曰王夷之難曰
櫟縣之難。其後夷難。獨一露穴。露令
其子。子亦用倉于廩風。

釋文

薛尚功釋云：虞作皇祖，公文，武伯，皇考，龔伯，龔，屬其，匱萬年無疆，令終，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伯庶父敦銘

二十九庚寅日辰巳王帖月善璫
啟其私廟用

釋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薛尚功爲周餘同上釋月

韓城鼎銘

右原甫旣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揚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爲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爲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爲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具之如左右真蹟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安寧至雖明德宣○我猷用○所辭辟○○○○○○○目寵我萬民嘉遺我錫齒賚千兩。今灋文侯○○○○○○○征綏○○堅久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頤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斬○○糜壽作惠○亟萬年無疆用德峻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所寫如此。

隹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惟司嗣享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叟者敬今作敢安寧至經肅雖明德宣鄉
疑鄙省。諱我餚用饁戶辟姬疑卽母字霧久羌疑篆字刺虔不叡讀爲𡇗譜諸饗享自師譬我萬民訓遺我尹
疑易幽或賈字省。賚千兩勿濃文侯顧令畢疑卑畢疑母字通畢。通畢疑湯驤疑受取久吉金用亡伯
寶溥溥鼎用康疑四安讀夏字安爲綏襄繼切君子晉姜用斬疑折字。讀爲斬臯縮匱疑匱聲字眉鬻鬻丘丘。爲亟極萬季

右嘉祐己亥歲馮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於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蓋

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者已稀。字之傳者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簡易故佳司至自亾等字皆假借也。鄭司農說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又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者是也。収者進取也从爻故叟疑爲収。𠂔母从女而象乳子形故姪疑爲母而𡇗讀爲𡇗。𩫑用邕聲邕从𠂔古文作邕今此𡇗从水从呂故疑爲𩫑。魯字古作表卽旅古文旅作𠂔而𦵯者字用𠂔爲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譜疑爲諸。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𠂔疑爲易而讀爲錫賜皆以聲假借也。𠂔从𠂔_{古西}中象鹽形。冒上象胃中穀形故𠂔胃二字卑者从大在甲下大今但用左古者尙故大在甲下爲卑爲卑故卑亦恐借故星疑爲卑爲卑讀。𠁧音冠象穿寶貨形貫字从之事或卽母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爲串穿之串而說文不載豈非串字之省也故疑串讀爲貫。通从之凡从辵之字多通用故稱疑爲通。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爲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𠁧_{小字}旁_四之字是也。𠂔古西字故饗疑爲西夏字有此字秦鐘銘亦妥字說文無之蓋古綏字省系矣其後相承讀如嫡故妥疑讀爲綏。𠁧石鼓文皆作𠁧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卽旂字而从車借讀爲祈近嘗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韻萬鷺之文故知然也。𧆸今幡爲許刀而𧆸芭之𧆸音用之爲聲詩鳬鷺在𧆸又省爲𧆸易繫辭𧆸又讀如尾𧆸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皂亦音香𧆸亦音門乃亦音仍它皆倣此是也豈𧆸

眉古亦同音歟。秦鐘銘亦有釁鳩字。故釁疑爲眉。爲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釁爲爲。曉字。字書所無。而於文勢宜爲允。蓋用刪省聲也。它字不可識者。猶十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爭。尗。𠂔。𠂔。𠂔。𠂔。之類。皆今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塞公命云余。

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執。有遺思焉。及得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少。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陽蔡襄。

商雒鼎真蹟

右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雖公。諷作墮。用追享丁於皇。且考用氣。糜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雖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古器銘鐘銘二。缶器銘二。字疑非年。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瓢也。寶龢鐘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瓢。初無識者。其狀下爲鼎。

三足上爲方飢中設銅筭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瓢也遂藏於祕閣余爲校勘時常閱於祕閣下景祐中修大樂治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於腹因存而不毀卽寶龢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爲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爲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右真

同前綏和鐘 寶盃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尙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爲余讀之其一曰綏和林鐘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其二曰寶盃其文完可讀曰伯玉般子作寶盃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其三其四皆曰寶敦其銘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蓋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錄所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假家居書右真

自余集錄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直暨集錄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識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八有字一有日以孟饗攝事太廟齋宮書右真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爲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

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爲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爲敦爾

右集本

叔高父煮簋銘

右煮簋銘曰叔高父作煮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壙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一有爾字與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也一有君謨以謂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錄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一有山字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爲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山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爲馬蹬山以其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龜於州廨之壁聞者爲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右真蹟

敦匣銘周姜寶敦張伯煮匱

右伯問敦銘曰伯囧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蘄萬壽尙書囧命序曰穆王命伯囧爲周大僕正則此

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而後傳。其堙沉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十鼓。今皆在。而文字剝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爲燥濕寒暑所變。爲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爲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邪。其後張伯匯銘曰。張伯作煮。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二銘皆得之原父也。右集本

敦医銘伯囧敦 張仲醫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成鎬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錄古文。乃模其銘刻以爲遺。故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囧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医。其形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医皆有銘。而云医獲其二。皆有蓋。而上下皆銘。銘文皆同。甚矣。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尙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其於一用器爲慮。猶如此。則其操修施設。所以垂後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見詩書。伯囧。

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來自共和以後年世乃詳蓋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餘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謂遠矣而斯器也始獲於吾二人其中間晦顯出入不可知以其無文字以志之也蓋其出或非其時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故爲之書且以爲贈我之報歐陽脩記右集本

張仲器銘集本

〔醫銘雖四而文則一今類轉注偏傍之或異者分注釋文四十一字於其下〕

〔薛尚功編鼎彝款識有此〕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傍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爲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

在尙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一作復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予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一有至字宣王刻詩有一有至字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一有十字鼓二字一有磨減二字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一有磨減二字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

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陵歐陽某記。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傍有鐫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錄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迺在祕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一有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鑊。不知爲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錄之云。嘉祐八年

七月十日書。右真蹟

秦昭和鐘銘

右秦昭和鐘銘曰。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爲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

公於本紀云，襄公始列爲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爲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鐘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爲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爲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

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秦祀巫咸神文一作秦誓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也。右集本

之罘山秦篆遺文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

此文豈杜甫所謂聚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秦泰山刻石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豈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二字一作小篆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己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十四字一作至己之所作則爲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一作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一有此字詔僅在所二字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六字一作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一無此字又有別本云一無此字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一無此字十一字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一無此字余友江鄰幾一作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作其二字一四面皆一有石字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一無此字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一無此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爲真者爾一無此十九字只作休復字鄰幾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

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摸。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摸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摸本。則見真僞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右真蹟

同前一作秦二世詔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減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于一作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書後八年。得此于一作於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右真蹟

前漢二器銘林華宮行燈一歲月見本文

劉原父帖

蓮勺宮博山爐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觀行燈。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林華宮行燈銘一。蓮勺宮銅博山爐下槃銘一。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因於蓮勺齒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別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錄

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每以爲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爲永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敗冢往往爲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爲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錄旣博而爲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
贊

前漢谷口銅甬銘歲月見本文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銅甬容十其下減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下減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一有字余所集錄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燈蓮勺博山爐盤銘爾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

右真
贊

前漢鴈足燈銘此跋本與漢二器銘共爲一卷

裴如晦帖

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之乃好事者所爲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陽日蘇氏者出古物有銅鴈

足鐙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其言榮宮二史間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爲集古錄之一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與此類不。

煜再拜。

治平元年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歿，而余獨歸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右真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尙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瀦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一有爾字則余之集錄，不爲無益矣。一無此字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

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未之有改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特部行事苟班縣令先讓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敏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勳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

同前

右漢樊毅修華嶽廟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讓圖議繕故二年正月己卯興就刻茲碑號吏卒挾路據此碑乃卽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末毅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

伏日書右真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毅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

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讞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讞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藁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臣輒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漢家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錄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錄其首尾以傳臣毅者樊毅也右集本

後漢北嶽碑歲月見本文集本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第其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爲漢碑爾其文斷續不可次序蓋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禱賽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矣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可見者尚可成文云太常臣耽承敏頓首上尚書謹按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遷爲元氏三公神山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雨山神即使高傳言白國縣卽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爲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輒移本國今常山相巡書官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爲

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山皆得法食乞今無極山比三山祠牲出王家以珪璧爲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耽愚懲頓首頓首上尙書制曰可尙書令忠奏雒陽宮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尙書令忠下太常耽承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尙書而此碑所載太常一奏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右真蹟

後漢桐柏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蓋南陽太守修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又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柏春秋宗禁災異告變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一作宗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灾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來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增廣壇場又云執玉以沉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其大意止於如此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桐柏淮濱廟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穀阤君神祠碑光和四年

右漢穀阤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曆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爲陝西都轉運使爲余模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麵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鐫治之乃可讀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惟裴曄姓名爲鄉人鏽去矣穀阤所以畜洩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中曄爲鄭縣令始修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穀阤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昌言今爲涇原路安撫使右集本

【古敦銘

錄目元第九
百四十一

】敦乃武王下二字一作文武

【韓城鼎銘

元第七百
六十一

】亦自一作嘗

【商雒鼎銘

元附九百
四十一

】

【古器銘

元第三百
七十一

】存而一無而字

【同前

元第五百
九十一

】般子款識法帖無子字

斯年款識法帖無斯字

八月

下有初吉字

暨集錄一作古

【終南古敦銘

元第二百
四十一

】初莫知爲敦也一無此

【煮簋銘

元第四
十一

】煮款識法帖作旅

某月正月用
朱瓦上刻
禁用
朱瓦上刻
禁用

右一器其銘云叔高父作煮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其容四升外方內圓而小墮之望之略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今禮家作簋內正圓外正方刻蓋正爲龜形猶有近也不全與古同耳此銘劉原甫在永興得古銅簋模其銘以見寄其後原甫所書也

禮家作簋傳其說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實亡此器可以正其繆也甲辰正月十二日襄

【周穆王刻石】元附七百六十一天子登上二字一作王此山北山癸巳至如此而經云癸巳識其日也鑿山一無山字

【敦匣銘】元附八百九十一匣一作匣款識史記此下一有治平元年正月二日書一有此九字

【敦医銘】元無卷第

【張仲器銘】元第八百九十一古人之一作古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書一有此十二字

【石鼓文】元第二百一右石鼓文，此下一千有一字，獨無石鼓，此下一有文字，猶有一作

【秦度量銘】元第六百六十一

【秦昭蘇鐘】元第三百四十一

【秦祀巫咸神文】元第四百一熊適商一作

【又別本】秦祀巫咸神文。祀廟那文附。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此字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二字，一無此有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一作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二字，一無此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二字。一無此自穆公十八世爲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爲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爲正。又有祀朝那湫文，其文二字，一無此與此同。今附于後。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書。

【秦篆遺文】元第三百六十一嗣馬石刻，石刻爲臣斯作德此遺文字，或云曰一作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一有此

【泰山刻石】元第一千一百一十一賢聖聖賢一作秦始一無此秦始一無此秦字此詔書一作余友一有嘉祐八年五月十日書，一無此九字

【嶧山刻石】元第一千一百一十一而附一無此而字

【漢二器銘】

元第十八百一十一

茲久一作得

久滋於之於

得

【銅甬銘鴈足鑄銘】

元附八百一十一

【華山廟碑】

元第八百四十一

茲久一作得

此下一有其記漢祠

【華嶽碑】

元第七百二十一

茲久一作得

此下一有其記漢祠

【復民賦碑】

元第二百一十一

茲久一作得

此下一有其記漢祠

【北嶽碑】

元第三百三十一

茲久一作得

此下一有其記漢祠

【北嶽碑】

元第三百三十一

茲久一作得

此下一有其記漢祠

【北嶽碑】

元第三百三十一

茲久一作得

此下一有其記漢祠

【無極山神廟碑】

元第四百九十一

茲久一作得

此下一有其記漢祠

【桐柏廟碑】

元第一千一百九十一

茲久一作得

此下一有其記漢祠

【穀阨神祠碑】

元第二百九十一

茲久一作得

此下一有其記漢祠

卷二

後漢堯母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母碑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遂以侯伯恢踐帝下有慶都憊沒蓋葬

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三代改易荒廢不修漢受濡期興滅繼絕如堯爲之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故廷尉姓名磨滅不可讀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修堯祠追遠復舊前後奏上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牢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閼一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其大概也按皇覽云堯家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卽城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蓋亦葬城陽也而諸書俗本多爲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碑後列當時人名氏又云審晃字元讓管遵字君臺又云漢受濡期莫曉其義也右集本真

後漢堯祠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犧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櫈真蹟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於堯祠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一作讀也碑後有年月蓋熹平四年建也治平元年五月晦日書真

後漢堯祠祈雨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祈雨碑首尾殘滅其僅可識者有云股肱賢良廣祈多福虔虔夙夜又云常以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又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仰瞻雲漢又曰嘉澍優霑

利茂萬物。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爲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漢濟陰郡孟府君者當是濟陰郡太守也。其餘隸字完者頗多亦往往成句但斷續不可次序爾。右集本

後漢老子銘歲月見本文。

右漢老子銘按桓帝本紀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悊之苦縣祠老子至十一月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而此碑云八月夢見老子而祠之世言碑銘蔡邕作今檢邕集無此文皆不可知也。右真蹟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襄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爲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慙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爲司徒二年趙戒爲司空卽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性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一作表歲月見本文。

右漢朝字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二字一在沼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涒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次一有歲二字丙申曰歲在涒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楊馬之言醇醕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勑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爲名者頗多故以勑爲名者少也治平元年二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郊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識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狡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書右真蹟

後漢碑陰題名歲月未詳。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爲何人碑。余家集錄古文既多，或失其所得之處。自然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最多。其陰往往列修廟人姓名，并記其所出錢數，不過三百至五百。今斯碑所題文字缺滅，而中間有錢各五百四字，則似是修廟人所記。其人可見者，有濟陰定陶蔡顥子盛、山陽金鄉張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菴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而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又時時有故吏字，不知爲何人祠廟，第以漢隸難得錄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八日書。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爲何碑之陰。蓋余家集錄既多，而或失其所得之處。又其文字磨滅，莫可考究。惟有錢各五百四字，似是漢時修廟人爾。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尙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爲修孔子廟人也。今列于後，覽者可以察焉。濟陰定陶蔡顥子盛、濟陰張翔、季審、陳留酸棗李直、顯節山陽金鄉張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菴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山陽昌邑田胤、元尊濟陰成武史楞、世明、彭城朱翔、元舉。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二皆不知爲何碑陰其人各記所出錢數似是漢時修廟人題名余家集錄華嶽及孔子廟碑多如此此亦疑是二廟中碑前碑殘滅尤甚第時有門生濟南東郡等字而姓名無復完者後碑則有議曹功曹騎吏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闕字一陽候長祔廟候長則是縣吏之名其隸字不甚精又無事實可考姑錄其名號以俟知者爾右集本

後漢張公廟碑歲月見本文真蹟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殘滅不可考究莫知爲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成文者曰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桓帝年號以此知爲漢碑也又曰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則又知爲張公廟碑矣又云國無災祲屢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德芳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輦魚往來倏忽遠熹娛祐此兆民寧厥居其餘字畫尙完者甚多但不成文爾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是日奏事垂拱退召赴延和閣謝契丹禮物遂歸休

後漢公昉碑一作仙人唐君碑

右漢公昉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塵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一有居字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

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閩郡驚焉白之府君徒爲御史一作吏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勑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歿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一作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宮寺祈雨五日中一日休務假書右真蹟

後漢析里橋酈閣頌歲月見本文

右漢析里橋酈閣頌建寧五年立云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溧疾橫注于道涉秋霖澁稽滯商旅休謁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溪既然酈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遭遇墳納人物俱墮一作沈沒洪淵酷烈爲禍於是太守阿陽李君諱會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爲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爾乃造又醉

散關之嶄潔徙朝陽之平塗減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萬里乃作頌曰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其云遭遇墮納又云醉散關之嶄潔徙朝陽之平塗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略假借不同爾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元年六月

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人闕銘歲月未詳真蹟

右漢人闕銘二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二曰雒陽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爲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崇匱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又按顏師古注地里志曰魚豢真蹟誤作券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佳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爲雒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爲之則賈君者蓋亦宦者也治元年九月十五日書

後漢文翁石柱記歲月見本文

右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晏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據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此字無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此字無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爲災堂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爲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四字一作當如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

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爲興平。顏說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爲漢稱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二字一作秀特。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一有于家二字。其序官閥甚簡。又或殘滅不完。但見其舉孝廉爲郎。遷元城令。遂爲泰山都尉爾。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已。宙人臣而引禹湯以爲此。在今人於文爲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真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錄。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真

後漢孔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孔君碑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閥粗可考云孔子十九代孫穎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遭太守君憂服竟拜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其餘文字歷歷可讀以其斷絕處多文理難續故不復盡錄然其終始略可見矣惟其名字皆亡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後漢孔德讓碑一作 碣 岁月見本文

右漢孔德讓碑蓋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德讓者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二十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碑在今兗州孔子墓林中永興孝桓帝年號也一有都尉者宙也五字其人二字一早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錄所藏一有獨闕二字孔林中漢一無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日書右真

後漢劉寬碑中平二年

右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逯鄉二字一昭烈侯劉公碑公諱寬有兩碑皆在洛陽余家集錄皆得之其一故吏李謙所立而此碑門生殷包等所立其所書與李謙等碑所載不異惟漢隸難得當錄二字一作漢公卿一字故錄之漢公卿一字故吏門生各自立碑以伸感慕惟見於此今人家碑碣非其子孫則他人不爲立

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後漢太尉劉寬碑同前

右漢太尉劉寬碑。漢書有傳。其官閥始卒。與碑多同。而傳載遷官次序頗略。蓋史之所記。善惡大事。官次雖小略不足爲失。惟其繆誤與闕。其大節不可不正。碑云。大將軍以禮脅命拜侍御史。遷梁令。三府並用博士徵。皆不就。司隸校尉舉其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而傳但云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今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碑於長史下。遂云入登侍中。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而拜尙書。遷南陽太守。拜太中大夫。復拜侍中。屯騎尉宗正光祿勳。遂授太尉。傳至太中大夫始云遷侍中。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史闕書也。碑又云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衛尉。復作太尉。而傳云以日食免。拜衛尉以日食免。當從傳爲正而不書光祿大夫。史闕也。其餘皆同。故不復錄。右集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湖一作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各有字。有次序。豈非譜繫。

源流傳之百世而此字無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歲月未詳

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文字殘缺首尾不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衡一作子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彰懿德又云大將軍辟舉茂材除襄城令遷荊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又云司徒太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其餘字存者多而不復成文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

右漢楊震碑陰題名者一百九十人其餘磨滅不完者又十餘人余家所錄漢碑陰題名頗多或稱故吏門生弟子或稱從事曹掾之類其人皆著州縣邑里名字甚詳獨此碑所書簡略直云河間賈伯鑄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者皆然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漢

隸世所難得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隸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真蹟

後漢沛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閩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成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衆荔亭侯又有彪子脩楊氏子孫載于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爲何人也碑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爲府丞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飼陽侯相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六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終始尚可見而惜其名字亡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蓋平中

右漢繁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識者六十一字碑云君遭叔父太尉薨委榮輕舉吏民攀轅守闕上書運穀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又云一作君富波君之子按漢書楊震子牧爲富波相君迺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歲月未詳

右漢高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尙可識云司隸從事定穎侯相最後爲善侯相善上一字磨滅不

可見蓋其中間嘗爲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墓側一有右真蹟

墓側也字

右真蹟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首尾不完今可見者四十餘人楊震子孫葬闕鄉者數世碑多殘缺此不知爲何人碑陰其後有云右後公門生又云右沛二字集本作後史君門生沛君疑是沛相者自有碑而亡其名字矣後公亦不知爲何人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同前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凡一百三十一人有稱故吏者故民者處士者故功曹史者故門下佐者類例不一似當時人各隨意書之而文字磨滅僅可讀其姓名字俱完可識者八十三人其餘或在或亡蓋後漢楊震墓域中碑也楊氏墓在闕鄉有碑數序皆漢世所立余家集錄得其四震及沛相繁陽高陽令碑并得碑陰題名然一有字得時參錯不知爲何碑之陰也其名氏可見者當時皆無所稱述顧其人亦不足究考第以漢隸真蹟金石所傳者至今類多磨滅可惜故錄之爾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後漢碑陰題名

右漢碑陰題名在闕鄉楊震墓側文字磨滅不復可考其僅可見者曰候長汾陰趙遺子宣候上減一字

又曰故督郵曹史縣功曹鄉部吏柏昱等人名鄉上又滅一字又曰西鄉亭長柏昱子政又曰鄉亭長翟國相如鄉上又滅一字又曰麟都亭長陰定安定谷口亭長方文雅方上又滅一字東門亭長梁忠子孝四望亭長吳鴻子名麟武亭長常嵩君宣其餘缺裂不完蓋楊氏子孫當時皆葬闕鄉碑碣往往磨滅此不知爲誰碑也治平五年五月廿日謝雨致齋于太社書右真蹟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真蹟

右漢楊公碑陰題名楊氏世葬闕鄉墓側皆有碑今其存者四余家集錄皆得之乃太尉沛相高陽繁陽令也此碑陰者不知爲何人碑文字殘缺其僅存者十五人又滅其一其在者十四人曰懷陵圉令相蔣禧字武仲宜祿長蕭劉瑞字仲祐孝廉杼秋劉旭字子明太官日丞譙曹臻字建國辭曹史鄆公孫銀字山根門下書佐史韓純字子敬豐畢珮字廣世鄆孟縱字河雒決曹書佐鄆公孫暘字元暘皆稱故吏又有故吏二字贊陳俊字仲顯蘄夏陽字儀公蘄兒銀字伯玉杼秋劉順字子選沛周儀字帛民凡五人皆不著職一有但稱故吏四字而孟縱字河雒周儀字帛民文字皆完非訛謬而莫曉其義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後漢殘碑陰歲月未詳

右漢殘碑陰前後二字亦一磨滅不知爲何人碑其知爲漢碑者蓋其隸字非漢人莫能爲也其字僅可見

者尙數十而姓名完者九人曰王伯卿趙仲方賈元周王景陽賈元輔宗石處王仲宣馬安國王通國皆無官號邑里莫知爲何人惟漢隸在者少爲難得故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真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歲月見本文

跋

右漢朔方太守碑陰題名一無此字云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察下減一字除郎中大曲長天下又減一字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衡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明府見下又減一字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永示來世之未一作未下又減一字謹出錢千千下又減兩字者下行因紀姓名七字據此乃當時修廟出錢人爾今其姓名往往可見云衡鄉三老時勤伯秋上官鳳季方錄事史楊禹孟布衡主記掾楊綬子長門下功曹裴篤伯安倉曹掾任就子優又有集曹掾軍一作君假司馬之類名字多不完其所出錢不過三百至五百蓋漢世物輕幣重今華嶽孔子廟碑陰所列亦皆如此其所立祠蓋不知爲何廟也

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右真

後漢劉曜碑一有井歲月未詳

二字

真蹟

右漢劉曜碑在今鄆州界中文字磨滅僅有存者云諱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餘爵里官閭卒葬歲月皆不可見字爲漢隸亦不甚工惟其銘云天臨大漢錫以明憲碑首題云漢故光祿勳東平無鹽劉府君之碑以此知爲漢碑也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

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閥皆不可考。一作見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爲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爲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遽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謁者景君碑

右漢景君碑尤磨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尚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蓋漢隸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右真集本

後漢景君石郭銘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旣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耶文字磨滅不可考故附于此熙寧三年正月朔旦山齋記。右真蹟。

後漢袁良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磨滅陳國扶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興虞闕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爲陳侯至玄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滅又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蓋不知爲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三年曾孫斬賊先勇拜黃門郎曾孫滅其名賊下亦一作滅一字又曰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傳國三世至王莽而絕君卽山之曾孫也舉孝廉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賊張路等威震徐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一作減又云府舉君拜議郎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月卒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數字一作減又云府舉君拜議郎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月卒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者持節安車又有几杖之尊袒割之養君實饗之之語以此知良嘗爲三老矣其餘磨滅雖時時可讀而不能次第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假書右真蹟

後漢張平子墓銘永和四年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之四字一作今則真子玉作也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署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迺斯銘也遂龕于聽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一有半字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則亡矣二字

一作其前半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爲二本者，不爲無意矣。據徐方回所記二十一字，迺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二十一字一作唐寶應中有徐方回者別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疑球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爾。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十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堯母碑】元第四百六十一。堯母祠字恢踐帝宮字奉祠一作讀矣。一無諸書。此下一有真蹟嘉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書。

一有此二字

【堯祠碑】元第七百九十一。屏惲。真碑及公跋皆作屏惲。或國語并左氏傳疑惲爲攝非。

【祈雨碑】元第九百六十一。又曰一作云。斷續一作治平元年六月六日書。

一有此九字

【老子銘】元第一千一百六十一。

【置孔子廟卒史碑】元第三百九十一。辟雍碑一作廳。

【修孔子廟器碑】元第三百五十一。莫曉。莫字上一有者字。

【孔子廟碑】元第四百七十。

【碑陰題名】元第八百一。斯碑一無世長。一作長。

碑字一有此

【同前】元第八百二十一。又有此下闕。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

一有此二字

【張公廟碑】元第八百二十一。災寢。一作。

【公防碑

元第五百】府君一無君徙從碑作

【都閣頌

元第九百】府掾碑作衡徒朝碑作

【後漢人闕銘

元第七百】人也一無也字

【石柱記

元第一二十一百】

【文翁學生題名

元第六】

【都尉孔君碑

元第三百】宙人臣一作人臣此也一無

【孔宙碑陰題名

元第八百】

【孔君碑

元第七百】

【孔德讓碑

元第八百】漢碑最一作碑

【劉寬碑

元第二百】

【殷包古碑

作苞

【太尉劉寬碑

元第二百】

漢書二字上一善惡大事事作節與闕其大節一無

而拜一作轉拜屯騎

此下有校字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十有一有此

【劉寬碑陰題名

元第五百】

【楊震碑

元第九

】降祉一作

【楊震碑陰題名】

元第八百七十一

【沛相楊君碑】

元第一長子一無

右漢楊君碑者其名字皆已磨滅惟其銘云明明楊君其姓尚可見爾其官閥始卒則粗可考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璵璠之質詔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爲府丞非其好也迺翻然輕舉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材遷鯉陽侯相金城太守南蠻蠶迪王師出征拜車騎將軍從事軍還策勳復以疾辭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五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終始頗可詳見而獨其名字泯滅爲可惜也是故余嘗以謂君子之垂乎不朽者顧其道如何爾不託於事物而傳也顏子窮臥陋巷亦何施於事物耶而名光後世物莫堅於金石蓋有時而弊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書此與前本不
同故兩存

【繁陽令楊君碑】

元第一百十一

【高陽令楊君碑】

元第一百十一

【楊君碑陰題名】

元第二十一知其作不爲

【同前】

元第四百八十一

楊君氏一作史者者字

【同前】

元第七百四十一

五年一作年

【同前 元第二百二十一】

【後漢殘碑陰 元附二百二十一】

惟漢隸在者少爲難得故錄之十二無此

【朔方太守碑陰 元附三百二十一】

【劉曜碑 元第五百一】

摵一作

【景君銘 元第六百二十一】

【景君碑 元第九百七十一】

熙寧二年十月朔晦一作日山齋書十一有此

【景君石郭銘 元附九百七十一】

【袁良碑 元第七百七十一】

時時一作時

【張平子墓銘 元第三十一】

謂衡一作衡

卷三

後漢費鳳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費鳳碑云。集本有君諱鳳三字。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也。也字。漢安二年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又云試守故障長。其文班班可見。而卒葬年壽皆不載。其後悉爲五言韻語。其略曰。不悟作語。奄忽終藏形而

匿景。集本影耕夫釋耒耜。桑女投鉤管。道阻而且長。起坐淚如雨。其文既非工。故不悉錄。工拙古今皆然。惟漢隸難得。故錄爾。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右真蹟略曰。一作

後漢武班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爾。其首書云。建元年太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即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爲建和元年。入歲在丁亥。則此碑所缺一字。當爲和字。此六字真蹟無本迺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爲可惜也。故錄之。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書。右集本

後得別本。模榻粗明。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諱班。乃易去前本。熙寧二年九月朔日記。

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文字磨滅。其粗可見者。云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帝若曰其遣費亭侯之國。其餘不可識也。建和桓帝即位之元年也。後三十七年獻帝中平元年。騰養子操始爲騎都尉。集本有領兵二字擊黃巾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司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云惟《靈定位》川澤攸同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城爲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谷復循於是故司隸校尉犍爲武陽楊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廢子山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字稚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大略如此其刻畫尙完可讀大抵述厥修復斜谷路爾但其用字簡省復多舛繆惟以《坤》以《余》爲斜漢人皆爾獨詆字未詳永平明帝建和桓帝年號也右集

後漢樊常侍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常侍碑云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君幼學治韓詩論語孝經歷中黃門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永壽四年四石本作二月甲辰卒其先爲中黃門後爲小黃門又爲小黃門右史蓋漢官之制今不詳其次序也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舉進士赴尚書禮部道出湖陽一本作間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錄蓋初不見錄于世自予集錄古文時人稍稍知爲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右集

後漢郎中鄭固碑固一本作宣
歲月見本文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其僅可見者。云君諱固。字伯堅。孝友著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授業於歐陽。仕郡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又曰。忠以衛上。清以自修。其餘殘缺。不復成文。又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漢隸刻石存於今者少。惟余以集錄之勤。所得爲獨多。然類多殘缺。一作不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餘。尤爲可惜也。延熹元年二月之下一本云。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鋼辭。年四十二。遭命殞身而中潤。又有遼遯退讓之語。適當作循鑑。當作固疑。漢人用字多假借。若云以疾鋼辭。謂疾已堅固。右集本。
又云。以疾爲辭。覽者詳之。

後漢田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贊

右漢田君碑。今在沂州。其名字皆已磨滅。惟云其先出自帝舜之苗裔。自完適齊。因以爲氏。乃知爲姓田爾。又云。周秦之際。家於東平陽。君總角修韓詩。京氏易。真贊作易京氏究洞神變。窮奧極微。爲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瑤耶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爲真州。言名時牧劉君知君宿操表上。試守費。自此以後。殘缺不可次第。而隱隱可見。蓋無年壽卒葬月日而有。故吏薛咸等立石勒銘之語。乃費縣令長德政去思碑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孫叔敖碑延熹三年

右漢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而史記不著其名。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叔敖而已。微斯碑。後世遂不復

知其名饒也。此字集本無碑。世亦作所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則世之未見此碑者。猶不知爲名饒也。謂余集古爲無益可乎。

集本無此九字

右真蹟

後漢王元賞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王元賞碑云。君諱某。字元賞。御史君之孫。茂才君之子也。歷秦及漢。有國有家。宰相牧守。踵武相襲。又曰。遭父喪。以孝立稱。土墻環堵。兼業並受。門徒雨集。盛於洙泗。又云。郡察孝廉郎中謁者宛陵丞封丘令。母憂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其文字磨滅。隱隱可見者如此。其名旣亡。又不序其姓。惟其銘云。於惟王君。以此知其姓王爾。

右集本

後漢祝睦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祝睦碑云。君諱睦。字元。其下遂缺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賓于王庭。除北海長史潁川鄆令。辟司空府北軍中候。拜大尚書。尚書僕射。遷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卒。睦有二碑。皆在今南京虞城縣北。碑不見世次。而隱隱有云。其先高辛爾。其後碑則頗完。故錄于次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

後漢祝睦碑延熹七年

右漢祝睦後碑。其前碑不知所立人名氏。兩碑所載官閥壽考年月悉同。而此碑有立碑人名氏及睦世

次云故吏王堂等竊聞下有述上之功臣有敍君之德又曰君兆自黎辛祝融苗胄鄭有祝躬君其胤也其餘文字亦完可讀二銘皆以三言爲文而後銘尤完云穆我君邦之陽資五就闡道綱綱下滅一字表微準樞衡稽列宿覽四方德合乾道應皇領二郡曜重光化流洽緹幽昌性天約元用長頌聲作謠令香功烈著遺椒芳存覲榮淪弗忘其後二句磨滅難詳故錄其成文以見其雅質亦可佳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右真蹟

後漢衡方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衡方碑云府君諱方字興祖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曰州舉孝廉除郎中卽丘侯相膠東令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又拜議郎北平太守遷潁川太守又曰拜步兵校尉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樹靈碑鑄茂伐祕將來此其始終之大略其餘歷歷可見而時亦磨滅以其文多不備錄也治平元年六月三日書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云君諱表字元異其碑首題云漢故冀州從事張君碑而文爲韻語敍其官閥不甚詳但云春秋六十四以建寧元年三月癸巳薨疾而終其辭有云仕郡爲督郵鷹撮盧擊是以狗喻人一本有字又有畔桓利正之語蓋漢人猶質不嫌取類於鷹犬畔桓疑是盤桓一本有漢時二字文字簡少假借爾

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竹邑侯相張壽碑云君諱壽字仲吾其先晉大夫張老盛德之裔孝友恭懿明允篤信博物多識獵略一作涉傳記臨疑獨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給事謁者遷竹邑侯相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其大略可見者如此其餘殘缺或在或亡亦班班可讀爾右集本

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幽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謚曰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臨淮太守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洧或邑山濟君卽上黨太守之弟郡請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建寧二年四月癸酉卒年八十一碑文首尾皆完故得詳其世次其云上黨太守不見其名按漢書執法左右刺姦五威司命皆王莽官名侯霸列傳云霸莽時爲隨令遷執法刺姦而未嘗爲五威司命後事光武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旣薨光武下詔追封則鄉侯而此碑言封於陵侯未知孰是據碑言刺姦司命爲光武時官蓋碑文之繆矣治

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慎令劉君墓碑建寧四年

右漢慎令劉君墓碑，在今南京下邑。其名已磨滅。其字伯麟。少罹艱苦。身服田畝。舉孝廉。除郎中。辟從事司徒掾。遷慎令。卒年六十有二。其銘曰：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福謙。受茲介福。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葵。人皆有亡。貴終譽芳。歿而不朽。垂名著芳。余家漢碑常患其銘多缺滅。而斯銘偶完。故錄之。右真蹟

後漢北軍中候郭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軍中候郭君碑。其名字磨滅。云元城君第四子也。其先蓋周之胄緒。枝葉雲布。列於州郡。自東郡衛國家於河內汲。兄竹邑侯相次。尙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君爲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比陽長。復辟司徒。拜北軍中候。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其於兄竹邑侯相上一字。缺滅不完。疑是惠字。其下又云順弟。莫曉其義。豈漢人謂兄弟爲此語邪。故闕其疑以俟知者。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從事郭君碑。云君諱究。汲人也。元城君之孫。雒陽令之適。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令長。辟司隸從事部郡都官。春秋二十八而卒。中平元年歲在甲子三月而葬。據北軍中候碑爲元城君子。而弟

爲雒陽令考其世次皆同前世碑碣但書子孫而不及兄弟惟郭氏碑載其兄弟甚詳蓋古人譜牒既完而於碑碣又詳如此可見其以世家爲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也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魯峻碑歲月見本文集本

右漢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監營謁者之孫修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丘令遷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嘉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謚曰忠惠父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後漢玄儒妻先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玄儒妻先生碑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祖太常博士父安貧守賤不可營集本作鑿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好學不厭不飭小行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沮溺之偶耕甘山林之杏藹又曰有朋自遠冕紳莘莘講習不倦年七十有八嘉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祿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勑書樓下至今在焉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郭先生碑真蹟 歲月未詳。

右漢郭先生碑云諱輔字輔成其先出於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菜於號後世謂之郭歷戰國秦漢子孫流分來居荆土先生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鄙高尙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以而爲如及用鄉鄙字與婁壽碑同蓋漢人如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又集本

右不見書撰人名氏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其辭云先生諱輔字輔成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菜於號至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之時爲晉所并歷戰國秦漢子孫派分來居荆土氏國立姓焉傳云聖賢之後必有達者先生應焉孝友而說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鄙高尙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文字古質蓋漢之碑也其用鄉鄙字與漢婁壽碑同其曰寬舒如好施蓋以如字爲而也春秋書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施於文章以如爲而始見于此也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嘉平中

此君檢漢書無之今碑石缺不見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南人紀其所修瀧水卽韓文公所謂昌樂瀧者是也至今以爲利祠宇甚嚴云本有集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嘉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轅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鷗鷺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真水有一梨溪。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峻爲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卽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右集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嘉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余初得前本。恨其名遂磨滅。後有國子監直講劉仲章者。因出其碑而爲余言。前爲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悞。問其何以見之。云碑刻雖闕。尙可識也。乃以此碑并陰遺余。蓋前本特模者。不工爾。又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誤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慎於更改者。以此。右集

後漢費府君碑歲月未詳集本。

右漢梁相費府君碑。其名字若云諱。況字仲盧。而況疑爲汎。盧疑爲寬。其官閥可見者爲蕭令九年沛有

蝗獨不入其界。國以狀聞。朝廷嘉諸。拜梁相。春秋八十卒。其銘頗簡而文字粗完。云：「穀穀顯祖。厥德懿鑠。播勳於前。不碩基業。遺愛於民。福流於後。」既磨滅不可識者八字。其卒章云：「功烈休矣。來昆勑力。而穆字爲穀。古文多然。」

後漢郎中王君碑光和元年。

右漢郎中王君碑。文字磨滅。不復成文。而僅有存者。其名字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君爲漢人。姓王氏。而官爲郎中爾。蓋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弊。是以君子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顏回高臥於陋巷。而名與舜禹同榮。是豈有託於物。而後傳邪。豈有爲於事。而後著耶。故曰：久而無弊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弊也。金石何異乎瓦礫。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太尉陳球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陳球碑。云：君諱球。字伯真。廣漢太守之元子也。又云：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慎陵園令。換中東城門候。遷繁陽令。拜侍御史。其後又云：拜將作大匠。其餘磨滅僅存。按後漢書：球傳云：父豐。廣漢太守。陽嘉中。球舉孝廉。稍遷繁陽令。太尉楊秉表球。零陵太守。後累拜司空。光和元年。遷太尉。坐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與司徒劉郃等謀誅宦官曹節等。不果。下獄死。球在零陵。破賊胡蘭朱蓋。有功。威著南邦。今碑破。蘭

蓋事班班可讀與傳皆合惟不著誅宦官事至其卒時文字磨滅不可識惟云六十有二亦與傳合予所集錄古文與史傳多異惟此碑所載與列傳同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敬仲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敬仲碑者其姓名字皆不可見惟其初有敬仲二字尚可識故以寓其名爾蓋疑其人姓田氏也大抵文字磨滅比其他漢碑尤甚字可識者頗多第不成文爾惟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又云司隸從事治書侍御史又云光和四年閏月庚申此數句粗可讀爾其餘字畫塵完者以漢隸今爲難得錄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無名碑此與前跋大概同

右漢無名碑文字磨滅其姓氏名字皆不可見其僅可見者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曾參閱損又曰辟司隸從事拜治書侍御史又曰奮乾剛之嚴威揚哮虎之武節又曰年六十三光和四年閏月庚申遭疾而卒其餘字畫尙完者多但不能成文爾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一作適世之用惟其埋沒零落之餘尤以爲可惜此好古之癖也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右真蹟

後漢橐長蔡君頌碑光和四年真蹟

右漢橐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故天章閣待制楊畋嘗爲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爲最佳畋自言平生惟學

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畋言遽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于錄。

後漢唐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唐君碑其名已磨滅其字正南云集本作云字正南穎川郾人也其先出自慶都感赤龍生堯王有天下苗胄枝分相土視居因氏唐焉君父孝廉郎中早卒君繼厥緒耽道好古敦書味詩守舞陽丞穎陽令察能治劇遷豫章其後遂復磨滅雖文字班班可見而不能得其次序其後又云換君昌陽令吏民慕戀奉君車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是故從事郡掾刊石樹頌歌君之美據此蓋縣令去思碑爾其後又云光和六年二月壬午朔二十五日丙午則知唐君爲後漢時人矣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右真謚

後漢朱龜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朱龜碑云字伯靈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幽州州下減一字夷侵寇以君爲御史中丞討伐其後磨滅又云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年六十四光和六年卒龜之事迹不見史傳其僅見於此碑者如此碑在今亳州界中云將事去官莫曉其語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右真

後余守亳州徙碑置州學中

後漢小黃門譙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小黃門譙君碑云君諱敏字漢達年五十七中平二年卒其文不甚磨滅而官闈無所稱述惟云肅

將王命守靜韜光以遠悔咎而已。後漢宦者用事，靈帝時尤盛。敏卒之歲，張讓等十二人封侯於斯之時，能守靜遠悔，是亦可佳。然敏以一小黃門而立碑稱頌，於此可見宦官之盛也。治平元年四月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熊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熊君碑云：君諱喬，字舉，舉上滅一字。其官閥不可詳考，其僅可知者：劉表時爲綏民校尉，後遷騎都尉，建安二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一。其云治歐羊尚書，其字非訛，闕而以陽爲羊，蓋古文字少，故須假借。至漢字已備，而猶假用，何哉？後云太歲在甲申，上滅一字，以曆推之，當是丙申。又云碑師春陵福造，福上滅一字，當是其姓。其書顯字皆爲顙，按許慎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本右集

後漢俞鄉侯季子碑歲月未詳。

右漢俞鄉侯季子碑云：君諱熊，字孟下，闕一字。廣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子孫享之，分源而流，枝葉扶疎。出王別胤，受爵列土，封侯載德。君光武皇帝之玄，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由是而後，文字缺滅，其稍稍可讀者，時得其一二云。六籍五典，如源如泉，旣練州郡，卷舒委隨，化流南城，政猶北辰，三祀有成，來臻我邦。仁恩如冬日，威猛烈夏日，吏民愛若慈父，畏如神明。其後又云：採摭謠言，作詩三章。據碑文無卒葬年月，而其辭若此，似是德政碑。按後漢書：光武皇帝子曰廣陵思王荊，荊子

元壽等四人皆封鄉侯史略而不載其名俞鄉侯者不知爲誰也思王荊之第幾子也天皇大帝之語自漢以來有矣右集

後漢武榮碑歲月未詳

右漢武榮碑云君諱榮字舍集本作含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爲州書佐郡曹史集本作文學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年三十六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執金吾丞孝桓大憂屯守玄武闕加遇害氣遭疾殞靈其餘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惟其碑首題云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云治平元年五月六日書右真

後漢秦君碑首歲月見本文

漢碑今存者少此篆亦與今文小異勢力勁健可愛

蔡君謨題

右漢熹平中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或作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此君謨過南都所題乃皇祐三年也今一紀矣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

又此集本與真蹟頗不同故兩存

右漢秦君碑首題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秦君不知爲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

後漢元節碑歲月未詳

右漢元節碑。文字磨滅。不見其氏族。其可見者。纔數十字爾。云君集本無此字。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其餘不復成文。其銘云。於穆從事。疑其姓伊而爲從事也。碑無年月。而知爲漢人者。以其隸體與他漢碑同。爾治平元年五月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殘碑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殘碑。不知爲何人所存者。纔三十二字。不復成文。惟云高字幼知。其名高。又云漢一有作中字興。復知爲後漢時人。而隸字在者甚完。體質淳勁。非漢人莫能爲也。故錄之。

後漢天祿辟邪字歲月未詳

右漢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牕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牕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穰集本作襄鄧間。見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錄古文。思得此字。屢求於人。不能致。尙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爲余模得之。然字畫集本或作。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按黨錮傳云。資祖均自有傳。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集本無此字寫宋爲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邪。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嘉祐八年臘日書。

【費鳳碑】

元第九百
九十一
起坐

一作坐
古碑作望遠

【武班碑】

元第五百
五十一
書云

一無字
又歲一作
云字又歲又

【曹騰碑】

元第一
七十一
百

】

【司隸楊君碑】

元第六百九十一
至六百九十二
右漢故字攸同

殷躬益城一作
域

【樊常侍碑】

元第一
四十二
右漢

【至】序也一本無
九十四字集錄一無
字古碑二字無此嘉祐八年十月十四日

書十
字有此

【鄭固碑】

元第五百
四十一
又曰一作

治平元年四月十二日書十
字有此

【田君碑】

元第四百
五十一
今在一作

在今爲姓其姓

【孫叔敖碑】

元第二百
八十一
】

今在一作
在今爲姓其姓

【王元賞碑】

元第六百
四十一
茂才一作

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九
字有此

【祝陸後碑】

元第三百
一十一
皆在今一作今

皆在今一作今

【衡方碑】

元第三百
二十一
】

皆在今一作今

【張表碑】

元第一
十四百
二十九
百

漢故真蹟圈張君此下字

【張表碑】

元第一
十四百
二十九
百

漢故真蹟圈張君此下字

【張壽碑】元第六百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八字一有此

【侯君碑】元第六百碑文一無繆矣一字

【劉君墓碑】元第七百碑文一無繆矣一字

【北軍中候郭君碑】元第三百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八字

【司隸從事郭君碑】元第四百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八字

【魯峻碑】元第五百司空二字故得有其字

【婁先生碑】元第一百偶一作藹一作耦

【郭先生碑】元第五碑云此下一有先生字輔成古碑作歷一作婁壽二字上一二十日十二日

【周府君紀功銘】元第一百

【周府君碑】元第一百碑按二字桂陽一作桂水或湍峻浚一作桂水

【周府君碑後本】元附一百因出其碑而五字此

【費府君碑】元第七百文字一字於後一無磨滅不可識者八字一作八字已其卒一無多然一作此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一有此也

【王君碑】元第六百

【陳球碑】

元第
六百
一十
一
六百

【敬仲碑】

元第
九百
一十
一
九百

【無名碑】

元第
六百
八
十
一
六百

又云。一作

【蔡君頌碑】

元第
五百
八
十
一
五百

爲最。一作

【唐君碑】

元第
八百
八
十
一
八百

爲最。一作

【朱龜碑】

元第
三百
三
十
一
二百

【譙君碑】

元第
五百
一
十
一
五百

【熊君碑】

元第
九百
百
一
九百

其云。辭有云。熙寧二年十月晦日山齋書。一有此

【季子碑】

元第
九百
三十
一
九百

字孟。一本此下有孟字。夏日炎炎。史略二字。誰也。二字。天皇。至。有矣。一本無字。

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一有此

【武榮碑】

元第
五百
三
十
一
百

南汝南。古碑作

【秦君碑首】

元第
八百
十
一
八

【後漢殘碑】

元第
六百
五
十
一
三百

【天祿辟邪字 元第七】集錄一無

卷四

魏受禪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受禪碑世傳爲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爲鍾繇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此字集本無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集本有王字令是月丙午集本作寅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于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愔奉璽綬者辭讓往反容集本殆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爲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魏公卿上尊號表黃初元年。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爲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爲之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後世爲可欺歟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爲乎有真贊

魏鍾繇表歲月見本文

右鍾繇法帖二字集本作表者曹公破關羽賀捷表也其後書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集賢校理孫思恭精於曆學余問孫君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思恭爲余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二曆皆閏十月而陳壽三國志所書時月雖爲簡略然以思恭言考之則合按魏志是歲冬十月軍還洛陽其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自効於吳志則書閏月權討羽以魏吳二志參較是閏十月矣吳志又書十二月權獲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書權傳羽首至洛陽蓋二志相符乃權以閏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集本有字理可不疑然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此表可疑爲非真而今世盛行復有兩本字大小不同小字差類繇書然不知其果是否姑並存之以俟識者治平元年七月廿六日書右真贊

又集本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摩陂而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役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手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孫權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

魏劉禎學生冢碑歲月未詳

右魏劉禎學生冢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爲乾德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冢在草間傍有古碑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爲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思嚮所見穀城碑疑爲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禎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于集本作於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禎與生徒名字往往尚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禎穀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書右真蹟

魏賈逵碑歲月未詳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爲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集本作若要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因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集本已字有與魏志不

同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達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達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達與絳人德義俱隆字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集本有二字，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達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爲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

魏鄧艾碑歲月未詳。

右真

右鄧艾碑考其事蹟終始，卽魏集本無鄧艾碑也。艾嘗爲兗州刺史，據碑云，晉初嘗發兗州兵討叛羌，艾降巫者，傳言授以用兵之法，因以破羌。羌人神之，遂爲艾立廟，建碑紀其事。艾於三國時爲名將，嘗有大功，其姓名聞於世甚顯，史與堯人皆不應誤，而艾又二名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慎於傳疑也。余謂古人艾又常用，漢書曰黎民艾安與懲艾創艾，注皆讀爲乂，豈非鄧侯名艾音乂而書碑者從省歟？後人讀史無音注，乃直以爲蒿艾之艾，而流俗轉失久而訛繆，遂不復正此理。或然覽者詳之。熙寧壬子正月晦日六一堂書。

右真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鳳皇元年四月。

右谷朗者，事吳爲九真太守，碑無書撰人名氏。其序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于屏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谷氏在

吳不顯史傳無所見所謂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知其名字按秦本紀非子邑於秦而此與朗子永寧侯相碑皆爲扉子莫詳其義也治平元年四月廿六日書右真

吳國山碑歲月見本文

右真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以驗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書右真

晉南鄉太守頌泰始中

右南鄉太守司馬整集本作晉南鄉太守頌
南鄉太守者司馬整也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曰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謚曰穆整以魏咸熙二年爲南鄉太守是歲晉武受禪改元泰始三年徙整南陽而南鄉人爲整建此碑晉書地理志當魏末荊州分屬三國而南鄉南陽皆屬魏後晉武改南鄉爲順陽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卽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陰城當魏晉時爲南鄉屬縣也余貶乾德縣令時得此碑今二紀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書右真

晉南鄉太守碑泰始四年

右南鄉太守碑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碑云君諱整字孔修太宰

安平王之孫太尉義陽王之子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謚曰穆整以太始三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卽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按晉志不列南鄉郡據此碑所載縣令名氏有武陵築陽丹水陰城順陽析六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荊州武帝平吳改爲順陽郡而不著順陽治所興廢屬縣之名而獨此碑可見也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薨贈冠軍將軍亦不言其爲宣威將軍南鄉南陽二郡守皆其所漏略也右集本

南鄉太守碑陰集本

右南鄉太守將吏三百五十人分爲二卷其磨滅者猶有二十餘人人皆有邑姓名字而無次序其名號有令有長有南閣祭酒門下督主簿部督郵監汀督郵部勸農五官掾文學掾營軍掾軍謀掾府門亭長主記史侍事掾侍事史部曲將部曲督又有賊曹功曹議曹戶曹金曹水曹科曹倉曹鎧曹左右兵曹曹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書佐有脩行有從掾位有從吏位有史有小史等魏晉之際太守官屬之制蓋如此他書或時見一二不能如此之備也

晉陸嗜碑歲月見本文

右晉陸嗜碑嗜爲宣威內史建武元年卒碑以咸和七年立而碑後題云咸和七年歲在庚辰咸和成帝

年號也。成帝以泰寧三年八月卽位。是歲乙酉。明年改元咸和。據曆七年當爲壬辰。而此爲集本庚辰者。繆也。陸氏有二碑。余家集錄皆有之。據陸碑後題云。泰寧三年歲在乙酉。與今曆合。則當時曆官不應至咸和而頓爾差失。然則庚辰特書碑者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晉蘭亭修禊序永和九年集本

右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爲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尙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范文度模本蘭亭序附

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悉覽諸賢筆蹟。比不識書。遂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其可不勉哉。今

老矣。目昏手顫，雖不能揮翰，而開卷臨几，便別精麤。若范君所書，在余集錄，實爲難得也。竊幸覽之。一作焉爲之忘倦。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書右真蹟

書雖列於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爲誤矣。滁山醉翁題右真蹟

又

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之一字人，余每以爲恨。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乎時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於中必形於外。若范君者，筆迹不傳於世，而獨傳其家，蓋其潛光晦德，非止其書闕不傳也。右真蹟

又稿本與前跋相類，疑是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寥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爲恨。今迺獲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於世，久闕于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獨其書之闕也。右集本

晉樂毅論永和四年。

右音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遂祕藏之。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爲可惜也。後有集本

二字甚妙二字吾亡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爲是惜其不完也右真蹟

晉王獻之法帖歲月未詳 真蹟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敍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集本無此三字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覩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又

獻之帖蓋唐人所臨其筆法類顏魯公更俟識者辨之右真蹟

晉賢法帖真蹟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爲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版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潘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爲卷第與劉氏本並行至余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倦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晉七賢帖

右晉七賢帖得之李不緒少卿真蹟無家此二字不緒多藏古書然不知此爲真否七子書蹟世罕傳故錄之集

宋文帝神道碑歲月未詳

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爲表識爾古人刻碑一作刻正當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繫惟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此碑無文疑非宋世立蓋自漢以來碑文務載世德宋氏子孫未必能超然獨見復古簡質又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爲佳未有偉然巨筆如此者益疑後世所書按宋書文帝爲元兇劭所弑初謚曰景廟號中宗孝武立改謚曰文號太祖其墓曰長寧陵也右真

宋宗慤母夫人墓誌歲月見本文

右宗慤母夫人墓誌不著書撰人名氏有誌無銘其後云謹牒子孫男女次第名位婚嫁如左蓋一時之制也按慤本傳與此誌歷官終始不同本傳云宋孝武卽位以慤爲左衛將軍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使討竟陵王誕入爲左衛將軍廢帝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卒此誌乃大明六年作誌云爲右衛將軍監交廣二州湘州之始興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始遷豫州監五州軍事又爲散騎常侍

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荊州大中正而傳皆略之也。慈南陽涅陽人而此誌云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窶於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右集本

齊鎮國大銘像碑天統三年集本

右齊鎮國大銘像碑銘像文辭固無足取所以錄之者欲知愚民當夷狄亂華之際事佛尤篤爾其字畫頗異雖爲訛繆亦其傳習時有與今不同者其錄之亦以此也。

南齊海陵王墓銘歲月未詳

右南齊海陵王墓銘長兼中書侍郎謝眺撰海陵王昭文者文惠太子次子也初明帝鸞既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爲海陵王而殺之遂自立按謝眺傳眺當海陵王時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而據傳眺未嘗爲中書侍郎史之闕也按南齊書劉悛爲長兼侍中後魏臨淮王彧爲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此名蓋集本有長兼者三字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之類也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梁智藏法師碑普通三年真蹟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敘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者姓顧氏幾挹皆稱弟子衰世之弊遂至於斯余於集古錄而不忍遽棄者以其字畫集本有作書粗可佳捨其所短

取其所長斯可矣嘉祐八年五月晦日書。

陳張慧湛墓誌銘貞觀二十三年立。

右陳張慧湛墓誌銘不著書撰人名氏陳隋之間字書之法極於精妙而文章頽壞至於鄙俚豈其時俗弊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予家集錄所見頗多自開皇仁壽而後至唐高宗已前碑碣所刻往往不減歐虞而多不著名氏如鉗耳君清德頌或有名而其人不顯如丁道護之類不可勝數也慧湛陳人至唐太宗時始改葬爾其銘刻字畫遒勁有法覩之忘勤惜乎不知爲何人書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陳浮屠智永書千字文歲月未詳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爲浮屠智永書考其字畫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人妄補足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汨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旣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佳者字爾故輒去其僞者不以文不足爲嫌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盡去也嘉祐八年十月十

八日書右真蹟

又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官集本作觀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右真蹟

大代修華嶽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大代修華嶽廟碑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爲太安故魏書興光無二年而此碑云本有興光二字。二年三月甲午立者蓋立碑後六日始改元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弑不得成君集本十九字無此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爲帝立廟稱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可勝道哉然予於史家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也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三十日書晉在南譙自號醉翁晚又更號六一居士右真蹟

又

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太安而此碑書二年三月甲午立蓋立碑後六日乃改元故碑猶得稱二年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弑不得成君爲一世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爲帝立廟稱恭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誤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多矣右真蹟

後魏孝文北巡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孝文北巡碑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臨舊京又云涉西河出平陽斜順唐達指遊咸櫟路
邇龍門遂紓雕軒按後魏本紀是歲正月乙巳北巡二月次太原至平城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遂
幸長安汎渭浮河迺東歸與此碑所書皆合也碑無題首故依本紀爲北巡碑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
書右真蹟

後魏定鼎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碑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
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蓋十年矣右集本

後魏石門銘歲月見本文。

右魏石門銘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襄斜遂開假節
龍驤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羊祠開創舊路詔遣左校令賈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訖永平二年正月
畢功其餘文字尙完而其大略如此石門在漢中所謂漢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時司隸校尉楊厥所開
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詳正始永平皆後魏宣武年號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歲月見本文。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隋以前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此字。有所取於其間也。然患其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作以。字畫往往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於學問。而所傳訛繆爾。然錄之。以資廣覽也。此碑字畫。時時遒勁。尤可佳也。神龜孝明年號。按魏書。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俟治曆者推之。嘉祐八年七月十一日書。右集本有神龜二字。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歲月見本文。

右任城王造浮圖記。不著其名。云武定四年建。武定東魏孝靜年號也。按後魏書。景穆皇帝子雲。雲子澄。集本有子。二字。相襲爲任城王。其後國絕不封。其去孝靜時差遠。不知武定四年王任城者爲誰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東魏造石像記歲月見本文。

右東魏造石像記。其碑云。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武定孝靜年號也。今世所行曆譜。惟龔穎運曆圖。與今亳州宋退相紀年通譜。爲最詳。而以穎所書推之。武定七年歲當己巳。與此碑合。而武定止於八年。是歲庚午。東魏滅其事。與東魏北齊書亦合。而通譜以七年爲戊辰。八年爲己巳。又有九年爲庚午。而東魏滅。按孝靜以後。魏大統十六年滅。是歲庚午。則知宋公所記甲子不繆。惟武定不當有九年。而七年不得。

爲戊辰。此其失爾。蓋孝靜始卽位。改元天平。盡四年。而五年正月改爲元象。今通譜。天平止於三年。以四年爲元象。蓋自元象以後。遞差一年。故以武定七年爲戊辰也。苟不見斯碑。則運曆圖與通譜二家得失。其何以決。右集本

魏九級塔像銘歲月見本文。真蹟。

右魏九級塔像銘。不見書撰人名氏。蓋北齊時人所作也。其年號見於文者三。曰真君九年者。後魏太武號也。又曰武定四年者。東魏孝靜號也。又曰天保三年者。北齊文宣號也。按高洋以後。周大統十六年受東魏禪。是歲庚午。改元天保三年壬申。此碑云歲在庚午。是矣。碑文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爲。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備廣覽。集本有云字治平元年三月廿三日書。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歲月見本文。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頗奇怪。而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綦連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圖。天保齊文宣年號也。北齊書有綦連猛而不爲常山太守都督儀同等官。不知此所謂綦連公者何人也。嘉祐八年九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右常山義七級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文辭聲偶而甚怪。書字頗有古法。其碑首題云慕容儀同麴常山石

又

氏諸邑義七級之碑。其文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綦連公以天保九年爲國敬造七級浮圖一區至天統中使持節都督瓜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瓜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頻陽縣開國子樂平縣開國男慕容樂及散騎常侍郎驃騎大將軍前給事黃門侍郎繕州大中正食新市縣幹新除常山太守麴顯貴與功曹石子和等增成之蓋北齊時碑也綦連公不見其名北齊有綦連猛不爲常山太守不知此何人而慕容樂官兼刺史太守並封兩縣不可詳也食縣幹入官銜蓋當時之制亦不可詳也義者衆成之名猶若今謂義井之類也。右集本

永樂十六角題附出

右永樂十六角題名不著年月列名人甚多皆無顯者莫可考究不知爲何時碑其字畫頗怪而不精似是東魏北齊人所書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後又書云造十六角鎮國大浮圖則知爲塔矣其謂之十六角只見此碑而後魏時又有常山義七級碑蓋當時俚俗語類皆如此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集本

魯孔子廟碑附出 與和三年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尙作傳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右真集本

北齊石浮圖記歲月見本文

右齊造石浮圖記云河清二年歲在癸未河清北齊高湛年號也碑文鄙俚而鐫刻訛繆時時字有完者筆畫清婉可喜故錄之又其前列題名甚多而名特奇怪如馮戢郎馮貴買之類皆莫曉其義若名野义伽耶者蓋出於浮圖爾自胡夷亂華以來中國人名如此者多矣最後有馮黑太者予謂太亦音撻意隋末有劉黑闥吳黑闥皆以此爲名者太闥轉寫不同爾然隋去北齊不遠不知黑闥爲何等語也右集

後周大像碑大象二年

右周大像碑宇文氏之事迹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俗亦有取焉覩物以忘憂者惟怪奇變態真僞相雜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故余於集古所錄者博矣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真

【魏受禪碑】元第十二受禪有壇字往返下同一作反

【魏公卿上尊號表】元第十七至七十四鉅一作巨

【鍾繇表】元第四百九十四小字二字上一有而字

【劉熹學生家碑】元第五百六十五一作

【賈逵碑】元第一千二十八一作

【鄧艾碑】元第五百五十七或然此下一字有也

【谷府君碑】元第五百九十二一作

【吳國山碑

元第三百四
至三百五

【南鄉太守頌

元第九
十二

後晉武帝

字陰城當魏晉時

真蹟無城時二
字集本有之

【南鄉太守碑

元附九
十二

紀德一作

之德

【南鄉太守碑陰

元第九
十四

二卷一作

【南鄉太守碑陰

元第九
十四

三卷一作

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以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耳。

右莆陽蔡君謨書今十年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一有此五十六字

【陸喈碑

元第一
三十七

一百

【蘭亭敍

元第一
九十六

數家一作諸家嘉祐八年六八一作月十日一有此八字

【范文度模本蘭亭敍

蔡君謨題跋附

右軍蘭亭最著今世尙有搨本祕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撫倣蓋得之矣。

嘉祐壬寅五月廿六日莆陽蔡襄

【同前】

【又】唐末

真蹟此下有嘉祐七年五月
作室寂寥作寥唐室作賢

於世有而字闕也真蹟此下有嘉祐七年五月

有而字

句休日廬陵歐陽某十四字

【樂毅論

元第八
十三

論石此下一
有本字

【王獻之法帖】元第八百六十八

【又】元第三百一十九

【晉賢法帖】元第七百三十五

【晉七賢帖】元第七十六

【宋文帝神道碑】元第四百四十九

鑄刻銘刻墓碑。此下一作有銘字。宋世有所字士人。一作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十一字有此

【宗慤母墓誌】元第一百五十三

【齊鎮國大銘像碑】元第一百二十一

【南齊海陵王墓銘】元第一百五十八

右海陵王墓銘。南齊謝眺撰。海陵王者齊文惠太子之次子也。名昭文。初明帝鬱既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爲海陵王而殺之。鬱立是爲明帝。按眺傳。眺當海陵王時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部。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臣謝眺立而傳不書。眺爲侍郎也。按齊書劉悛爲長兼侍中。魏臨淮王彧爲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蓋長兼似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也。此與前本不同。故兩存之。

【梁智藏法師碑】元第六
余於一無可佳。一作所短。一無

【陳張慧湛墓誌銘】元第六百
一十
三
百

【智永書千字文】元第六
十六
四

【大代修華嶽廟碑】元第五百
二十
四

興光無。一作無。元也。一作於史家學。一作

【後魏孝文北巡碑】元第八
十九

【後魏定鼎碑】元第一
百九

【石門銘】元第七百八
至七百九

【神龜造碑像記】元第四
百九

【任城王造浮圖記】元第三百八
十五

【東魏造石像記】元第八百
三十九
退相。一作後魏。此下一有永熙三年。二字上一
此下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然後知余之集錄。不爲無益。
也。大統有至字。一記甲子。一作紀。以決。

【九級塔像銘】元第四百
七十四

【常山義七級碑】元第四百
十
四

【永樂十六角題】元第
五
九
百

【魯孔子廟碑】元第二百九十一

【北齋石浮圖記】元第九百七十六

【後周太像碑】元第二百九十八

卷五

隋老子廟碑開皇二年

右老子廟碑隋薛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作其碑後人所題唐人作其碑後人所題二字集本

人姓名字皆不俗亦可佳也右真蹟

隋余朱敞碑開皇五年

右余朱敞碑敞者榮從弟彥伯之子也按敞傳云字乾羅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爲金州總管而碑文爲徐州總管碑文雖殘闕然斑斑尚可讀其述徐州事頗多事爲史家不取何也不書其官蓋闕繆也其字不同亦當以碑爲是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龍藏寺碑開皇六年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

碑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左威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奉勅勸獎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僊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右集本

又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龍藏集本此二字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集本無此二字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後題本作二字集而張公禮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蓋集本有已字十年矣集本有不二字公禮尙稱齊官集本無此二字何也嘉祐八年九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隋太平寺碑開皇九年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舉闢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爲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集本作鄙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李康清德頌開皇十一年

右李康清德頌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而字畫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其碑首題云大隋冠軍將軍太中帥都督恆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予在河北時遣人於廢九門縣城中得此碑字多訛闕其後題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按隋書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右集

隋梁洋德政碑開皇十一年

右隋梁洋德政碑在今蔡州新息隋開皇十一年行參軍事四字集本作參軍裴玉與州人爲息州刺史梁洋建寶塔表德政碑按隋書志後周於新息置息州至大業中州廢也右真

隋韓擒虎碑開皇十五年

右韓擒虎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爲今上乃隋人所撰碑文屢言虎字獨於名下去之若避唐諱此不可知也今以碑文考隋書列傳其家世官勳大略多同惟其在齊爲河長防主大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白超防主轉洪超防主傳皆無之又遷和州刺史而傳爲利州皆史官之闕誤當以碑爲是而傳載閻羅王事甚怪而碑無之使其實有碑不宜集本作應不書以此見史家之妄也治平元年六月

十日書右真

隋陳茂碑開皇十八年

右陳茂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隋書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繆傳云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後數載卒而碑歷敍爲高祖寮佐時官傳雖不書可也其自爲黃門侍郎後又爲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又爲蜀王府長史太僕卿判黃門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氏皆不書蓋其闕也又據碑茂爲蜀王長史而傳爲益州總管司馬碑爲太僕卿而傳云太府皆史家之繆也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闕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真蹟

隋蒙州普光寺碑仁壽元年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劭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故後人於育加水爲清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爲清州又爲清陽郡唐爲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旣而遂改清州矣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遒美翫之亡集本作忘倦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旣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右真蹟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仁壽二年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

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甲辰治平初月十日莆陽蔡襄記。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爲之歎息惟道護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爲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宮書右真蹟

隋鉗耳君清德頌大業六年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其碑首題云大隋恆山郡九門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建字畫有非歐虞之學不能至也碑云君名文徹華陰朝邑人也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爲君長因以地爲姓曾祖靜仕魏爲馮翊太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寧鄧四州總管別駕安陸龍門二郡守而前史皆不載碑在今廢九門縣中余爲河北轉運使時求得之右集本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大業十三年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爲隋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老勁疑公之書也西林道

場者，僞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于此。晉太和二年，光祿卿陶範始爲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十三年建也。顏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尤奇偉。今附于碑後。右集本

又

右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在隋爲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世或以爲公自書。公時年尚少，又字法與公書不同，不知何人書也。按集本有章二字兩京記，隋改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中建，故謂之道場也。右真蹟

唐孔子廟堂碑武德九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爲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二字集本作矣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集本作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千文後虞世南書歲月未詳

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集本作也。熙寧辛亥續右真蹟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

武德六年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迺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右集本

唐幽州昭仁寺碑

貞觀三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集本作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呂州普濟寺碑

貞觀二年
許敬宗撰

右呂州普濟寺碑呂州者霍邑也唐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遂廢也右集本

唐衛國公李靖碑

顯慶三年當載于後
許敬宗撰附此

右李靖碑許敬宗撰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多失其事實不若史傳爲詳惟其官封頗備史云爲撫慰使而碑云安撫使其義無異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蓋靖時未嘗有撫慰使也由是言之不可不正又靖爲刑部尚書時以本官行太子左衛率其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爲世襲刺史後雖不行皆史宜書集本有而不書者闕也六字其餘略之可也故聊志之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貞觀二年

右等慈寺碑顏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陣亡士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喜邪蓋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余於集本有其字右真本有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隋郎茂碑貞觀五年

右隋郎茂碑李百藥撰其弟顥亦有碑在今鎮府北大墓林中余爲都轉運使時得之隋書列傳言茂卒於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右集

又

碑在大墓林中。余爲都運使時得之。殆今蓋二十年矣。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御延和。放進士許將等及第。明日歇泊假閑。閱遂書。隋書列傳言。茂卒于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焉。右真蹟

唐郎頴碑貞觀五年。

右唐郎頴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頴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頴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頴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繩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四字集本作百藥書頴父。字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集本有頴事。唐爲大理卿。隋唐之時。屢定律令。蓋法吏也。一十九字。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書。右真蹟

唐郎頴碑陰題名歲月未詳。

右郎頴碑陰題名。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爲一卷。柱國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戶司兵司鑑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衛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廟長學官各一人。食官廐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頴以正觀四年卒。此蓋唐

制也。右集本

唐九成宮醴泉銘貞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卽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右本集

唐歐陽率更臨帖歲月未詳同是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迺其餘事。豈止士人楷模。雖海外夷狄皆知爲貴。而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右真蹟

唐岑文本三龕記貞觀十五年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爲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也。右本集

唐孟法師碑貞觀十六年

右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右本集

唐皇甫忠碑貞觀十四年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忠爲泰州龍門令歲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請留八座報云公等請來遲晚縣令今已替訖好人堪用縣國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憐恤惜所請不允忠以唐太宗時爲令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泰州者義寧元年以河中之汾陰龍門置治汾陰武德二年徙治龍門太宗十七年州廢今碑後列縣人姓名有錄事鄉長鄉老里正縣博士助教佐史等今之縣吏惟錄事里正其名在爾右集

唐辨法師碑顯慶三年當載于後同是李儼撰附此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薛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也字集本有其書有筆法其遒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堙沉泯滅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于世矣迺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孔穎達碑貞觀二十二年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尚可讀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勅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沖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沖遠爲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

其訛舛者亦不爲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翫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

集本無此六字。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薛稷書貞觀永徽之間。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概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爲物尤難識其精麤真僞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昔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爲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永徽元年
顏有意書

高聯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爾存之以俟博學者

右集

唐徐王元禮碑

咸亨三年

右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閥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太尉使持節大都督冀相貝滄德隸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爲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旣簡畧又都無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

一州之號碑云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而傳獨爲徐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節秦涼州諸軍事秦涼二州刺史乃爲得爾其書贈官則如碑之書是矣蓋爲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州字集本有事爾都者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小故而余區區辯之者前史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復兼州而舊名不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己此不可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右真蹟

唐龍興宮碧落碑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譏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集本無此字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鵠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祥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譏諱爲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譏而無諱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碑二字集本有立後十八年史字集本有有子訥不足怪而不應無諱蓋史官之闕也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右真蹟

唐智乘寺碑咸亨四年

右智乘寺禪院集本有碑字者唐鄭惠王所作也惠王名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人列于碑後而第五子樂陵公闕其名按唐書宗室世繫表集本有作譜樂陵公名球不知集本有碑字何爲獨闕也今唐書年表以嗣王

敬爲璥樂平公珪爲樂安公新平公璲爲遂三者皆史家之失當以碑爲正世繫譜牒歲久傳失尤難考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前人世次是正頗多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眞蹟

唐吳廣碑總章二年

右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廣字黑闥唐初與程知節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後與殺建成有功至高宗時爲洪州都督以卒然唐書不見其名氏惟會要列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吳黑闥亦不知其名廣也其名字事蹟幸見於後世者以有斯碑也碑字稍磨滅世亦罕見獨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爲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眞蹟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上元三年

右九門縣西浮圖碑唐應詔四科舉董行思文清河傅德節書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爲國建浮圖之碑浮圖在智矩寺中寺今亦廢碑上元三年建按唐有兩上元此碑云歲在丙子乃高宗上元三年也肅宗上元三年歲在壬寅爾右集本

唐陶雲德政碑永淳三年

右唐申州錄事張義感撰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也高宗時爲恆州刺史碑永淳三年立予爲河北轉運

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命工掘出立于廡下字爲行書筆蹟遒麗而不著書者姓名惜哉右真蹟

隋汎愛寺碑大業五年 誤真此

李伯藥集本作樂下同字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忘勸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齊宮書南譙醉翁六一居士右真蹟

老子廟碑元第十二百四

余朱敞碑元第三百三十五殘闕一作缺

龍藏寺碑元第十七

又已廢今廢一作

太平寺碑元第四百四十

李康清德頌元第二十八

梁洋德政碑元第二百九十九

韓擒虎碑元第九百九十八

陳茂碑元第二百八

【普光寺碑】元第十二

【啓法寺碑】元第二百

【鉗耳君清德頌】元第三

【西林道場碑】元第十五

【孔子廟堂碑】元第一 童兒。一作兒童。

【虞世南書】元附四 繢。此下有附字。

【長壽寺舍利碑】元第四百 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一有此致治。一作至治。

【昭仁寺碑】元第七百

【普濟寺碑】元第三百 疾也。一字無。

【李靖碑】元第四百

【等慈寺碑】元第四百

【郎茂碑】元第十八

【又】爲都。此下一轉字。延和。此下一殿字。正焉。一無字。

【郎顗碑陰題名】元第二十

【九成宮醴泉銘】元第十七

【率更臨帖】元第五百五十四美也一也無

【三龕記】元第三十四至三十五

【孟法師碑】元第三十六

【皇甫忠碑】元第六百三十五佐郎。佐字縣國國家爲令。一作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九字。此

【辨法師碑】元第八百八十二

【孔穎達碑】元第六百七十二

【薛稷書卷策】元無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一作有不好而不知者。得者之一。作

【益州學館廟堂記】元第一百二十

【徐王元禮碑】元第九百三十九

【碧落碑】元第三十

【智乘寺碑】元第四百一十七何爲。此下一

【吳廣碑】元第九百四十八

【九門縣西浮圖碑 元第七十五】智矩一作

【陶雲德政碑 十二】真定府一無

【汎愛寺碑 元第六百】此碑在邢州隋大業五年立

卷六

唐八都壇實錄歲月見本文

右八都壇實錄撰人名元質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錄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因壇立廟遂爲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餘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右集本

唐魏載墓誌銘歲月見本文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謚曰文正父叔玉光祿卿載以弘文生對策居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職尋調懷州司兵參軍屬惟集本下同揚詭道不戢斯焚譴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謂惟揚詭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誅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鹽屋尉魏思溫爲軍師集本所謂譴及宗姻者疑敬業敗載坐思溫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繫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溫作帥

及載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爲祕書丞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歿不見耶載死不幸而家譜不錄史官不書八字集本作家非事載斯誌而誌錄於余其遂泯滅於無聞乎治平元年四月廿三日書右真

唐乙速孤神慶碑載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慶碑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神慶唐初仕三衛高宗時爲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敍神慶世次又多闕繆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氏太原人有闕文代祖顯爲後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遂爲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乙速孤氏世無可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於此碑者可以補姓纂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錄之右集本

唐薛仁貴碑天寶二年

右薛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禮余家集錄薛氏碑尤多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仁貴爲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往往見於他書未嘗有云薛禮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其僅知姓名爾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爲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仁貴卒於永淳中碑以天寶中建不載漢關之歌不應遺略疑時未有此歌五字集本作當時無此歌亦爲後人所增爾治平元年端午

日書右真

唐尹氏闕文歲月見本文。

右尹氏闕文在襄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通天二年旌表萬歲通天則天之年號也可謂昏亂之世矣然尹氏猶見旌表孔子以謂忠信可行於蠻貊信矣孝悌見尊於昏亂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歲月闕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

本右集

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

貞觀五年誤雕在此

右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髴蓋孝悌之爲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爲一世勸也故特錄之者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辭筆畫亦自可佳然不專取乎此也

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聖曆元年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吉甫撰按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慶山鴻門渭南高陵櫟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

右真

同前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按新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

歐陽文忠公集 十五 集古錄跋尾

一百五十九

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以置鴻州大足二年州廢矣右集本

唐流杯亭侍宴詩歲月見本文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陽留宴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壞亭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爲嶠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爲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集真蹟

同前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溫湯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中汝水壞其碑亭碑亦沉沒貞元中陸長源爲刺史以爲嶠序仲容書絕代之寶也乃爲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者特以仲容書爾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集本

唐司刑寺大脚跡勒長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闋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

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集本無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韓覃幽林思武后時。

右幽林思廬山林藪人韓覃撰。余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今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集本作以梅聖俞揚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揚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揚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爾。感物追往。不勝二字集本可爲。愴然。六月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景龍三年。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爾。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右真蹟

唐韋維善政論 先天元年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爲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爲論贊爾。右集本

唐令長新戒開元中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_{集本}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華陽頌天寶九年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

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右集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爲最佳也。右真蹟

唐李邕嵩嶽寺碑開元二十七年

右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閑居寺仁壽二年改爲嵩嶽寺也。右集本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開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蹟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右集本

同前歲月闕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蓋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數數有之而此尤佳也右真蹟

唐裴大智碑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右真蹟集本有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張嘉正碑開元二十六年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集本有按字李絳論事集言吐突承瓘欲於安國寺爲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爲不可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三字集本作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爲不同各從其便爾

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撰不以歲月爲序

唐郭知運碑銘開元十年

右郭知運碑銘蘇頤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張說亦爲集本有郭字有知運撰碑其書知運子與頤集本有此正同而唐書知運傳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彥但云二子英傑英父而已十八字集本作英傑英父而無英奇英協英彥而蘇張二碑又無英父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作官闕略尚或有之英父嘗爲西川節度使字集本有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失集本作差其世家而集本有蘇二公作銘任郭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集本作誌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右真

唐御史臺精舍記開元十一年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爲疑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爲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爲惡又爲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爲可知也故錄之于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

右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褚。而邈麗可喜。然不知爲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旣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祇得此爾。尤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景陽井銘開元二十一年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爲集本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此字。集本無。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華嶽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集本有字。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十卷四字。集本有錄爲。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

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丙午作子是歲天子集本有躬字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二字集本作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作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

唐石臺道德經歲月見本文

右老子道德經唐玄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宮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右集本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歲月見本文

右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是爲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十二人以注經列名于此者十八人按書集本有明皇既道士尹愔奏請懷州依京樣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廢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璵爲皇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信王理義王玼豐王珙陳王珪涼王璿汴王璥皆以二十一

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尚幼集本有未能書而作又今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王所書而後人追寓其名爾舊唐書以信王理爲瑋濟王環爲瓌壽王瑁爲瑁集本有見於武惠妃碑爲瑁與此同當爲瑁也集無也字有不此碑列名既可疑則環瑋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陝州盧免廳事讚開元二十四年

右盧免廳事讚唐玄宗撰并書右集免爲陝州刺史玄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右集

唐鵠鵠頌歲月闕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鵠鵠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襄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右集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歲月闕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鵠鵠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右集

唐裴光庭碑歲月見本文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撰搖集本有山往則而碑云

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玄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右真

唐萬回神迹記碑開元二十五年

右萬回集本有神迹記三字碑徐彥伯撰其事固已作可怪矣玄宗英偉之主彥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尊寵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嚮集本有故僧尼得享豐饒七字而爾徒作喜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

唐安公美政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璵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逾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本無此字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二字集本作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集本作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頤高駢下至集本有楷書手三字陳游瓌等書皆有蓋集本有二字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爲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帥愈之類蓋集本又字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爲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右真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集本有林譸撰三字參軍房璿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郎官石記歲月闕

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名列于次而此本止其序爾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天寶元年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溫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寶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追真僊於雲表其夢寐恍忽集本作惚云有見焉者雖是非真僞難明於杳藹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集本作逢會志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集本作紀玄宗事至於神仙道家頗集本作類不詳悉而此碑所集本無此字載夢真容事最備故特錄之以見其集本作當時君臣吁俞相與言語者止於如此集本無此字此俾覽者得以迹其盛衰治亂云右真蹟

唐大照禪師碑歲月見本文。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僎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右集本

唐舞陽侯祠堂碑歲月見本文。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篆皆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潭龜詩天寶五年。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藏讚崔潭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異。右真蹟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開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世。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爲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彊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十七字集本作韓擇木等四家爲最。而有鄰特爲難得。慶曆中今昭文韓集本作相公在定州爲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右真蹟

唐植柏頌天寶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或作爾。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岳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岳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集本有定字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爲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則字集本有皆不爲法。其藝誠爲精絕。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集本無此二字。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岳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傳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鄭預注多心經天寶九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元天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石韓公井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意。覽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翫此以忘暑。因書。右真蹟。

【八都壇實錄】元第三十文云。一作

【魏載墓誌銘】元第五百六十四

居甲。一作

【乙速孤神慶碑】元第五百八

代祖二字上一。治平甲辰社日書。一有此

【薛仁貴碑】元第五百二十六

高甲

【尹氏闕文】元第一六十二

居甲。一作

【尹孝子旌表文】元附一百六十二

深矣。此下二字。一有乎字

【孝子張常洧旌表碣】元第二百三十二

治平甲辰社日書。七字

【渭南令李君碑】元第一二十九

治平甲辰社日書。七字

【流杯亭侍宴詩】元第二百二十二

臨汝。此下二字。一有溫字

【同前】碑亭。一無碑字。

【司刑寺大脚跡敕】元第五回百二十二 脚跡佛跡敕記一作若斯。此下一字甚也。一作斯民。一作

【幽林思】元第二十五回十九

【寧照寺鍾銘】元第九回九十六五百

【韋維善政論】元第八回百五十八 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八字

【唐令長新戒】元第三回百九

【華陽頌】元第二回二百一十七 所以貪畏。一作所畏之心性。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一無此。於彼有其字笑也。此

【一有已字。治平元年正月四日書。一有此九字。】

【有道先生葉公碑】元第十二回百四十一 爲最。一作最爲。

【嵩嶽寺碑】元第一回百十上

【端州石室記】元第十四回十四

【獨孤府君碑】元第十四回十七 伯謀。一作仲謀。

【同前】缺也。一無此字。

【裴大智碑】元第十四回三十五百

【張嘉正碑】元第六回六百二十三十二

【郭知運碑】元第三十
知者此下一有注云英又紀德碑云知運第十七子也今碑與唐書互見者五人尙闕其二

【御史臺精舍記】元第三百七十三

【張尊師碑】元第六百七十六

【景陽井銘】元第二百六皆磨一無

【華嶽題名】元第四百二十至四百三十開元二十三年真蹟誤作丙午集本改作丙子其實歲在乙亥其無歲月不可次第者別爲一卷第十跋後一有此十五字

【石臺道德經】元第二至七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元第九十
牒一作廬陵歐陽某家藏七字

【盧免廳事讚】元第九十五

【鵠鵠頌】元無書第沂公二字上一有王字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元第七十九

【裴光庭碑】元第五十七

【萬回碑】元第三百七十八

【安公美政頌】元第二百五十二

師丘求一作

【鐵彌勒像頌

元第
七十六
百

【唐郎官石記

元第
八至
九百

【開元聖像碑

元第
九十七
百

【大照禪師碑

元第
十八
十

【舞陽侯祠堂碑

元第
三
六

【崔潭龜詩

元第
百四
十

【興唐寺石經藏讚

元第
八十
四
百

【盧舍那珉像碑

元第
二百三
十
三

余所集錄自五字一作
所集錄目

【植柏頌

元第一
五十九
百

植桐一作甚難一作
甚難一作
差難

【美原夫子廟碑

元第九
七十七
百

【鄭預注多心經

元第
十二
七
百

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初伏日書十二有此字

